

書

唐荆川選輯朱文公全集卷八

與黃樞密書

時事自強

竊聞虜酋隕命種人遁走淮北遺民悉降我師此蓋
天命眷顧宗廟社稷之靈廓清中原以全昇付莫大
之慶海內同之然熹之愚慮獨不勝私憂過計敢以
布于下執事蓋自戊午講和以至于今二十餘年朝
政不綱兵備廢弛國勢衰弱內外空虛近歲以來天
啓聖心稍加振理始復漸有條緒然宿弊已深非得
同心同德之人素為海內所屬望者為之輔佐進賢
退姦修滯補弊要之以盡而持之以久使其勢翕然



而大變則未可以有為也前日不量事勢亟下親征之詔則既失之易矣然理直言順庶幾有成事同發機有進無退而曠日引月不聞進發之期任國政者不聞有寇忠愍之謀典宿衛者不聞有高烈武之請使諸將惰心六軍解體虜騎橫突深入兩淮兵少而敵益彊事急而糧已匱於是戒嚴未及兩月而募兵科借之禍已及民矣向非天佑皇家降罰于彼則勝負之決蓋未可知今日之事其不可謂諸公謀於廟堂之效羣帥攻城野戰之功亦已明矣愚謂正宜君臣相戒兢慎祇肅改圖柄任益脩政理以答揚上天

眷顧之命不宜坐虞鄰國之難以幸為利而遽自以為安也抑今中原之地幅員萬里虜人奔走震駭之餘力未能爭朝廷坐視而不取則非計取之則功緒廣而勞費多此安危得失之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不可以不審也熹竊以為必能因其人以守因其糧以食使東南之力不困然後根本固而不搖必有以大慰其來蘇之望而深結其同濟之心使西北之情益堅然後藩籬密而可恃必使虜人他日痛定力全之後不能復窺吾盧龍之塞然後朝謁陵廟還反舊京之事乃可言也不知今日朝廷之上侍從之列誰

為辨此者獨舊人之賢起而未用者一二公使之出則重於今日視師之人授之政則賢於今日秉鈞之士獨恐朝廷終不聽用則無如之何耳失今不早為計虜人士馬精彊固未有損今茲所失獨完顏亮一夫耳萬一旬月之間復悉其衆挾其喪君之耻以來脩怨於我不知朝廷之議復以何計禦之歛民則民憔悴而不堪募兵則兵脆弱而無用將據中原而與之爭則形勢未習將棄中原而守淮泗則恢復無期不知議者何以處此苟處之未審而曰姑又以待天幸之求則非愚之所敢知者是以私憂過計夙夜拳

拳而不能已也顧衰病之餘氣短辭拙不能言利害之實然其大要不遠是矣閣下以道學踐履致身廟堂在諸公間最有人望故熹敢以此言進觸冒威尊皇恐無地狂妄之罪惟左右者裁之

答魏元履書

所喻杜征南語此固切論然今日之事恐異於此蓋彼以彊大兼人之國故其計謀規畫不得不然今以弱小自守而義當有為乃其義理事勢不得不爾今日雖無征南之明畧而天下之事當得但已耶愚謂孟子所謂成功則天董子所謂明道正義武侯所謂

鞠躬盡力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所逆料者正是今日用處若以征南之言為正竊恐落第二義也前日答書思慮偶不及此見來書又言之聊發其愚不知老兄以為如何也頃見林黃中說在宮邸讀史記秦伐楚王翦李信爭兵多少處偶及近事因云今乃欲以數萬之卒橫行中原何其慮事之不詳也熹因為言此事正不爾秦滅六國楚最無罪故楚既亡而其國人悲思有三戶之謠則當時秦人之攻楚人之守勢可知矣今日之事與此正相反柰何以為比乎此與所論亦稍相似因謾及之大抵議論先要根本正

當然後紀綱條目有所依而立近看論語說及為兒輩說唐鑑因得究觀范太史之學不知此人胸中如何其議論乃爾暇日試熟數過當見古人論事輕重緩急之方矣每讀至會心處未嘗不廢卷而嘆也

與汪尚書書

自頃拆號日望登庸尚此滯留不省所謂海內有識之士蓋莫不為明公遲之而熹之愚獨有為明公喜者蓋以省闈之取舍觀之則疑明公於天下之義理尚有當講求者而喜其猶及此閒暇之時也自道學不明之久為士者徇於偷薄浮華之習而詐欺巧偽

取舍

之姦作馬上之人知厭之矣然欲遂變而復於古一
以經行迪之則古道未勝而舊習之姦已紛然出於
其間而不可制世之人本樂縱恣而憚繩檢於是乘
其隙而力攻之以為古道不可復行因以遂其自恣
苟簡之計俗固已薄為法者又從而薄之日甚一日
歲深一歲而古道真若不可行矣譬之病人下寒而
容熱熾於上治其寒則熱復大作俗工不求所以治
寒之術遂以為真熱而妄以寒藥下之其不殺人也
者幾希矣蘇氏貢舉之議正如此至其詆東州二先
生為矯誕無實不可施諸政事之間則其悖理傷化

抑又甚焉而省闈盜用此文者兩人明公皆擢而寘
之衆人之上是明公之意蓋不以其說為非也生於
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明公未為政於
天下而天下之士已知明公之心爭誦其書以求速
化耳濡目染以陷溺其良心而不自知遂以偷薄浮
華為真足尚而敢肆詆欺於昔之躬行君子者不為
非也况於一旦坐廟堂之上而以宰相行之其害又
當如何哉明公前者駁正張綱之謚深詆王氏之失
識者躡之而今日之取舍乃如此死者有知得無為
網所笑不審明公亦嘗悔之否乎熹愚無知辱知獎

甚厚往者亦嘗關說及此而今畧驗矣故獨不敢以
延拜之遲為恨而以猶得及此暇時講所未至為深
喜明公若察其願忠之意而寬其忘分之誅則願深
考聖賢所傳之正非孔子子思孟程之書不列於前
晨夜覽觀窮其指趣而反諸身以求天理之所在既
以自正其心而推之以正君心又推而見於言語政
事之間以正天下之心則明公之功名德業且將與
三代王佐比隆而近世所謂名相者其規模蓋不足
道况蘇氏淳龐機變之術又其每下者哉熹忽被堂
帖戒以官期本不欲行今乃得遂初心有書懇丞相

求祠祿以供水菽之奉恐或怒其不來未易遽得耶
乞從容一言之賜早遂所求幸甚幸甚參政梁公之
門初無灑掃之舊不敢以書請又恐疑於簡已也有
劄子一通乞轉致之且及此意則又幸甚熹不敢復
論時事蓋亦有不待論而白者明公尚勉之哉

答韓尚書

區區行役前月半間始得還家忽聞除命出於意望
之外自視才能豈稱茲選愧懼窘迫不知所為然竊
妄意此必尚書丈過恩推挽之力既而府中遙到六
月十五日所賜書傳丈亦以所得別紙垂示乃知台

辭官

意所以眷念不忘者果如此私感雖深然非本心平
日所望於門下也熹猶介之性矯揉萬方而終不能
回迂踈之學用力既深而自信愈篤以此自知決不
能與時俯仰以就功名以故二十年來自甘退藏以
求已志所願欲者不過脩身守道以終餘年因其暇
日諷誦遺經參考舊聞以求聖賢立言本意之所在
既以自樂間亦筆之於書以與學者共之且以待後
世之君子而已此外實無毫髮餘念也中間懇辭召
命反誤寵褒初亦不敢奉承既而思之是乃君相灼
知無用之實而欲假以閔勞惠養之恩故少進其官

益其祿而卒許以投閑似若有可受者以故懇避踰
年而終於拜受私竊以為是足以上承朝廷之美意
而下得以自絕於名宦之途自是以往其將得以優
游卒歲就其所業而無蹙迫之慮矣而事乃有大繆
不然者熹亦安得默然而亡言哉夫以熹之猶介迂
踈不能俯仰世俗固已聞風而疾之矣獨賴一時賢
公名卿或有誤而知之然聽於下風考其行事議論
之本末則於鄙意所不能無疑者尚多今若不辭而
冒受則賓主之間異同之論必有所不能免者無益
於治而適所以為羣小嘲笑之資且熹之私願所欲

就者亦將汨沒而不得成其或收之桑榆而幸有所
就人亦必以為已試不驗之書而不之讀矣又况今
日一出而前日所以斟酌辭受而不敢苟然之意亦
且黯闇而不能以自明諸公誠知之深愛之厚則曷
為不求所以伸其志全其守而必脅毆縱使至此
極也耶且士大夫之辭受出處又非獨其身之事而
已其所處之得失乃關風俗之盛衰故尤不可以不
審也若熹者向既以辭召命而得改官矣今又因其
所改之官而有此授熹若受而不辭則是美官要職
可以從容辭遜安坐而必致之也近世以來風俗頹

靡士大夫倚託欺謾以取爵位者不可勝數獨未有
此一流耳而熹適不幸諸公必欲彊之使充其數熹
雖不肖實不忍以身蒙此辱使天下後世持清議者
得以唾罵而嗤鄙之也且熹之言此於門下有年苦
言悲懇無所不至而執事者聽之藐然方且從容遊
談大為引重而其要歸成效則不過使之內違素心
外貽深誚而後已此熹所不能識且復竊自計其平
生言行必有大不相副者而使執事者不信其言以
至此也深自悔責無所歸咎然亦不敢終默默於門
下是以敢復言之伏惟憐而察焉熹前日所報大參

書忽忽不及盡此曲折故今借易有言非獨以伸鄙
意於明公亦使因是以自達於龔公也必若成命已
行不欲追寢則願因其請免復畀祠官之秩其於出
令之體似未為失何必待其狂疾之既作然後藥之
乎瞻望門墻無由趨侍情意迫切言語無倫伏惟高
明垂賜矜察

與陳福公

北方消息傳聞不真春間有上封事者前言虜為西
夏所逼故遷國以避之其後乃慮其設詐以謀我此
已是揣摩無一定之計最後又只泛言乞詔樞廷嚴

勸書

為邊備而已乃大中上意改秩除官其後乃聞廬帥
王希呂奏虜為契丹遺種大石林牙所襲夫亡甚夥
老酋遁走不知所在三日而後得之朝廷頗信其言
然去冬有親戚自淮上歸已傳此言却云渤海所襲
尋亦不聞的耗然則此報又未知其信否也若鄙意
則以為此虜盛極而衰舉措顛錯就如所聞未必得
實其勢不足深慮彼其修城浚汴持為虛聲以懼我
耳然朝廷已為之調發海舟一番騷動此正高頻王
朴之遺策而我已落在計中至於天文變於上坤軸
動於下正是君臣上下動色相戒飭躬正事以圖消

弭之時顧乃視之恬然畧無驚懼之意上之則九重
不聞有側席求言之詔下之則諸府不聞有引愆避
位之章舉朝妍阿相徇為日已久士大夫稍有氣節
敢議論者盡在遠外寂然不聞有一人能為明主忠
言以指姦佞裨闕失固邦本達民情者聞其語及天
變則盡以歸之虜酋使應天道此已為誦諛不忠之
大至於地震東南數路無一不然又將使誰當之而
不以為慮耶熹以為今日之事所當憂者莫大於此
而境外之事不與焉明公果有乃心王室之意但當
以此曲折極言於上勸以博詢芻蕘深求已闕之意

則明公雖不盡言天下之事而天下之言因我而達
此功固已大矣又何必刺探隱謀密陳秘計然後為
論事哉觀富韓公退居西都時已嘗坐汝州青苗削
奪之譴司馬公呂申公又皆新法異論得罪有嫌之
人然因事抗章盡言無隱不少異於立朝之時彼豈
不知迹方孤危重咈主意復忤貴權之為患誠以愛
君憂國之誠切於中而不暇顧也又况明公乞身已
久於今日諸人本無睚眦之怨固無諸公之嫌而上
心不忘便蕃寵錫又非若諸公之嘗在淪落擯棄之
域也亦何惜而不為明主一言以安宗社於阽危之

際救生靈於水火之中乎近年以來將相大臣始終全德無可指議如明公者指不可以再屈誠能及此更為此舉則功烈被於當年聲稱垂於後世者又不生於前日矣不然不過今日苟全上下之交而後之君臣義士考觀歲月計慮安危必將有大不滿於明公者夫以裴令之賢猶不免於晚節浮沉之譏可不念哉可不戒哉仰恃知照不覺縷縷伏惟高明有以亮之

與丞相劄子

熹仰恃知照忘其罪戾猶復別有私懇輒以仰干鈞

辭請

聽熹近因尋訪得白鹿洞故基稍加興葺已具曲折上之尚書矣今以罪戾義當自屏而在妄進越猶欲並緣此事輒有私請蓋熹前幅所懇二端竊計必有一遂若直蒙賜以罷免則固無復敢有所言若以洪私曲被使得備復祠官之列則熹竊願丞相時為敷奏舉先朝之故事脩洞主之廢官使熹得備執經焉而其祿賜畧比於祠官則熹之榮幸甚矣蓋與其使之以崇奉異教之香火為名而無事以坐食不若脩祖宗之令典使之以文學禮義為官而食其食之為美也熹遠外之蹤率易及此誠有草野倨侮之嫌然

其實亦朝廷正名革弊之一事竊惟聖君賢佐必垂
察焉是以敢冒言之

與留丞相

熹輒有愚悃仰塵鈞聽孤賤鄙儒迂闊有素中間諸
公不知其不肖往往誤有收拾使令之意而熹方拙
不能奉承是以多致齟齬而不能無遺恨於其後爰
自戊申之夏狼狽出關杜門空山蓋已無復當世之
念矣不意相公曾未識其面目乃於秉鈞之初首加
拔用熹以衰懶不堪劇部為辭又蒙改命更昇郡符
到官一年有請必遂如褒贈漳浦高公減免經總制

辭官

錢之屬皆前日守臣所屢請而不得者是相公於熹
知之不為不深而於漳之士民愛之不為不厚矣至
於經界一事乃獨屢上而不報至其甚不得已而陽
許之則又多為疑貳之言以來讒賊之口曾不一年
而卒罷之則熹於是始疑相公所以知熹者不若其
於鄉里小兒之深所以愛夫漳之士民者不如其於
瑣瑣姻婭之厚而匹夫之志固以慨然自知其決不
可以復入相公之門矣是以湖南廣西再命再辭蓋
不唯以粗伸已志亦庶幾陰以解謝臨漳千里狼狽
失業之民而於相公則不敢以為恨也今者相公郊

居累月一旦來歸未遑他事而復首以不肖之姓名
言於上前付以湖南一路之寄聖主以相公之言為
重即使出命而相公又申以手札之賜慰喻勸勉禮
意勤渥有加於前君相之恩隆厚若此政使賤軀羸
頓不堪上道神識昏昧不任治劇亦當黽勉拜命走
伏官次以稱所蒙而熹之私心反復思之終以前事
有未能忘者又竊惟念相公自居太位悉引海內知
名之士無一不聚於朝今茲之事雖相公出舍於郊
不得親回天意而諸賢在列各摠忠悃並進苦言不
遺餘力是乃無異出於相公之口相公於此得士之

多致君之效其亦以無愧古人矣然則若熹之愚姑
亦勿問而置之度外似亦未足以虧盛德之萬分而
况啓擬之恩謙尊之美相公又已行之乎夫宰相以
得士為功下士為難而士之所守乃以不自失為貴
今相公之得士如此下士如此已為盛美若又能容
熹使不自失其所守則是古人所謂人有其寶者亦
何必使之回面污行而為終身之羞哉抑今日之勢
天意雖若暫回而恐未固禍機雖若暫息而恐未除
事會之來乃有大於漳州之經界者而恐不但如前
日之易平也願相公深以前事為戒公其心遠其慮

毋使天下之士賢於熹者復有所激而不肯出於門
墻則熹今日之言猶未為無以報德也區區此意但
欲相公知之所有省狀公劄則不敢盡吐所懷矣儻
蒙將上早賜施行勿使至於再瀆則熹千萬幸甚

又與留丞相

昨日伏蒙丞相少保國公降出威重先辱手書雖以
奏記畧陳謝悃而語意狂率不知所裁竊意相公必
將怒而絕之則熹因得以伸匹夫之志而相公方且
坦懷虛受不以為忤加賜真筆眷眷益勤此已出於
望外矣至於所乞寢罷誤恩則又未蒙贊可顧以元

勸開誠
布公

日奉觴盛禮之次開陳督遣且因書指喻以宜行熹
誠狹中不足以窺大人之度然私心猶竊不能無所
疑者則以為此雖足以見相公含垢納汙之量屈已
下士之誠而未知相公之心以熹前日之事今日之
言為果何如也熹今年命再三固已不敢必於退避
但恐衰年精力不足以勝一道之責欲丐相公都俞
之際委曲一言換一小壘若帥幕謀曹之屬庶幾可
以扶曳衰殘仰承恩指然其所以事相公者則不敢
少有毫髮異於前日之心也亦願相公深以前事為
戒於天下之事有可否則斷以公道而勿牽於內顧

備聽之私於天下之議有從違則開以誠心而勿誤以陽開陰闔之計則庶乎德業盛大表裏光明中外遠邇心悅誠服非獨如熹等輩終身服後而不敢有議於萬分矣如其不然則殆不若及其去就之未定而遂其本志之為愈也干冒罄竭恐懼殊深進之退之唯相公之所以命

答汪尚書

和戰之說頃嘗蒙面誨及今所示非不明白利害較然矣然愚意終未敢安蓋衛君待夫子而為政夫子以正名為先以子路之賢尚疑其迂然後夫子極言

和戰

之以為名之不正其禍至於使民無所措其手足聖人之言萬世之法豈苟然哉惟明人倫達天理知其上際下蟠無所不極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然後信斯言之果不妄也今欲以講和為名而脩自治之實恐非夫子正名為先之意內外心迹判為兩途雖使幸而成功亦儒者之所諱也况先自處於背盟違命之地而使彼得擅其直以責於我內疑上下之心外成讎敵之勢皆非計之得也必以搖動為慮則所謂自治者其惟閉關固圉寇至而戰去不窮追庶可以消息勞費蓄銳待時乎以此自治與夫因機亟決電掃

風馳者固不同然猶同歸於是其與講和之計不可同年而語矣不審台意以為如何

又答汪尚書

和戰
中國所恃者德夷狄所恃者力今慮國事者大抵以審彼已較強弱為言是知夷狄相攻之策而未嘗及中國治夷狄之道也蓋以力言之則彼嘗強我嘗弱是無時而可勝不得不和也以德言之則振三綱明五常正朝廷厲風俗皆我之所可勉而彼之所不能者是乃中國治夷狄之道而今日所當議也誠能自厲以此則亦何以講和為哉愚之所憂獨恐力既不

振德又不脩則曰戰曰和俱無上策耳

悅親有道在於誠身誠身有道在乎明善今和戰殊途兩宮異論秋防已迫恐誤大計蓋由誠身未至自治未力無以取信於親而然耳必欲違令行義以圖事功其勢甚逆而難執若誠身幾諫以冀感悟其理至順而易哉

與劉共父

脩德之說但云主上憂勤恭儉非不脩德然而上而天心未豫下而人心未和凡所欲為多不響應疑於脩德之實有未至焉蓋脩德之實在乎去人欲存天

脩德
恢復

理人欲不必聲色貨利之娛宮室觀遊之侈也但存
諸心者少失其正便是人欲必也存祇懼之心以畏
天擴寬宏之度以盡下不敢自是而欲人必已同不
徇偏見而謂衆無足取不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不
徇於近利而昧於遠猷出入起居發號施令念茲在
茲不敢忘怠而又擇端人正士剛明忠直能盡言極
諫者朝夕與居左右不使近習便利捷給之人得以
窺伺間隙承迎指意汙染氣習惑亂聰明務使此心
虛明廣大平正中和表裏洞然無一毫私意之累然
後為德之脩而上可以格天下可以感人凡所欲為

無不如志陛下自省於是數者其心有得於中乎其
方從事於此而有未至乎其無乃謂此無益而正背
馳乎一有不合乎此則臣恐所謂脩德之實者有所
未至也

恢復之形一段切中今日之病前日籤帖更定數語
非是欲苟全生論蓋只此毫釐之間便是人欲天理
同行異情處不可不精察而明辨也夫內脩自治本
是吾事所當為非欲與人為敵然後為之而為之之
道必急其實而緩其名必以深厚淵塞為務而不為
浮薄淺露之態然後可以蓄可久之德而成可大之

功亦非為畏泄其機而故為是不可測也若謂姑為
純正之論而其實必用機心扶陰謀然後可則是心
迹乖離內外判析孔子讀而儀秦行矣彼管仲商君
吳起申不害非無一切之功而所以卒得罪於聖人
之門者正在於此願明者之熟察之也

與龔叅政

熹衰陋亡庸誤蒙引拔自知不稱嘗力懇辭未奉俞
音祇增震懼今再有狀欲望哀憐早賜敷奏施行則
熹之幸也抑又有以聞於下執事者熹自幼愚昧本
無宦情既長稍知為學因得側聞先生君子之教於

是幡然始復誤有濟時及物之心然亦竟以氣質偏
滯狂簡妄發不能俯仰取容於世以故所向落落無
所諧偶加以憂患心志凋零久已無復當世之念矣
而明公乃欲引而致之縉紳之列不識明公將何所
使之也使之隨羣而入逐隊而趨耶則盛明之旦多
士盈庭所少者非熹等輩也使之彊顏苟祿以肥妻
子耶則熹於饑寒習安已久所病者又不在此也且
必無已而使之得以其所聞於古而驗於今者效其
愚於百執事之後則熹之所懷將不敢隱於有道之
朝竊料非獨一時權倖所不樂聞意者明公亦未必

不以為狂而斥之也由前二者明公之計決不出此
由後之說則懼熹之殺身無補而反得罪於明公也
意迫情切言不及究伏紙墮越

與陳丞相

竊聞鈞節尚留上饒不審幾日遂東所以反覆啓告
之方必已有定論矣但熹竊料比來言者指陳闕失
自發姦欺不為不盡而未有開悟之益正坐不正之
於本而正之於末不求之於理而求之於事不言所
以增崇聖德紀綱政體之意而惟羣小之過惡是攻
此其所以用力多而見功少者與伏惟高明深察乎

脩德政

此而有以反之庶乎其有以慰天下之望也蓋不惟
先老大臣所以告君之體當然顧其理勢攻之於彼
不若導之於此之為易誦衆人之所已言不若濟其
言之所不及者之為切也鄙意如此而不能達之於
言不審相公以為如何數日道間竊窺日用之妙其
忠誠博厚之意蓋盎然溢於容貌詞氣之間知數年
以來所以進德者如此其深且遠也以此感物何往
不通况吾君之聰明而又助之以海內忠臣義士之
心乎願相公益勉旃不幸而不得其言則不可暫而
立其位也

答張敬夫

大本
大要

熹嘗謂天下萬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要切處所謂大根本者固無出於人主之心術而所謂要切處者則必大本既立然後可推而見也如論任賢相杜私門則立政之要也擇良吏輕賦役則養民之要也公選將帥不由近習則治軍之要也樂聞警戒不喜導諛則聽言用人之要也推此數端餘皆可見然未有大本不立而可以與此者此古之欲平天下者所以汲汲於正心誠意以立其本也若徒言正心而不足以識事務之要或精覈事情而特昧夫根本之歸則是腐儒迂闊之論俗士功利之談皆不足與論當世之務矣

與陳侍郎

時事
總

昨者伏蒙還賜手書慰藉甚厚拜領感激不知所言而奉祠冒昧之請又蒙台慈引重再三卒以得其所欲所示堂帖謹以祗受仰荷恩眷尤不敢忘而不知所以報也蓋熹賦性朴愚惟知自守間一發口枘鑿頓乖度終未能有以自振於當世退守丘園坐待溝壑而已今以閣下之力得竊廩假以供水菽之養其為私幸亦已大矣顧於義分猶有倖冒之嫌而閣下推

挽之初心猶以為不止於此此則豈熹所敢聞哉又蒙垂喻今日之事慨然有憂憂乎其難哉之嘆且承任職以來屢有建白去處之義自處甚明熹也雖未獲與聞其詳然有以見賢人君子立乎人之本朝未嘗一日而忘天下之憂亦不肯以一日居其位而曠其職蓋如此然猶不鄙迂愚踈賤之人而語之及此其意豈徒然哉熹誠不足以奉承教令然竊不自勝其慕用之私是以忘其不佞而試效一言焉執事者其亦聽之熹嘗聞天下之事有本有末正其本者雖若迂緩而實易為力拯其末者雖若切至而實難為

功是以昔之善論事者必深明夫本末之所在而先正其本本正則末之不治非所憂也且以今日天下之事論之上則天心未豫而饑饉荐臻下則民力已殫而賦歛方急盜賊四起人心動搖將一二以究其弊而求所以為圖回之術則豈可以勝言哉然語其大患之本則固有在矣蓋講和之計決而三綱頽萬事隳獨斷之言進而主意驕於上國是之說行而公論鬱於下此三者其大患之本也然為是說者苟不乘乎人主心術之蔽則亦無自而入此熹所以於前日之書不暇及他而深以夫格君心之非者有望於

明公蓋是三說者不破則天下之事無可為之理而君心不正則是三說者又豈有可破之理哉不審閣下前日之論其亦嘗及是乎抑又有大於此者而山野之所弗聞弗知者乎閣下誠得其本而論之則天下之事一舉而歸之於正殆無難者而吾之去就亦易以決矣熹竊不自勝其憤懣之積請復得而詳言之夫沮國家恢復之大計者講和之說也壞邊陲備禦之常規者講和之說也內拂吾民忠義之心而外絕故國來蘇之望者講和之說也苟違目前宵旰之憂而養成異日宴安之毒者亦講和之說也此其為

禍固已不可勝言而議者言之固已詳矣若熹之所言則又有大於此者蓋以祖宗之讎萬世臣子之所必報而不忘者苟曰力未足以報則姑為自守之計而蓄憾積怨以有待焉猶之可也今也進不能攻退不能守顧為卑辭厚禮以乞憐於仇讎之戎狄幸而得之則又君臣相慶而肆然以令於天下曰凡前日之薄物細故吾既捐之矣欣欣然無復毫分忍痛含冤迫不得已之言以存天下之防者嗚呼孰有大於祖宗陵廟之讎者而忍以薄物細故捐之哉夫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天理民彝之大有國有家者所以維

繫民心紀綱政事本根之要也今所以造端建極者
如此所以發號施令者如此而欲人心固結於我而
不離庶事始終有條而不紊此亦不待知者而凜然
以寒心矣而為此說者之徒懼夫公論之沸騰而上
心之或悟也則又相與作為獨斷之說傳會經訓文
致姦言以深中人主之所欲而陰以自託其私焉本
其為說雖原於講和之一言然其為禍則又不止於
講和之一事而已是蓋將重悞吾君使之傲然自聖
上不畏皇天之譴告下不畏公論之是非挾其雷霆
之威萬鈞之重以肆於民上而莫之敢撓者必此之

由也嗚呼其亦不仁也哉甚於作俑者矣仁人君子
其可以坐視其然而恬然不為之一言以正之乎此
則既然矣而旬日之間又有造為國是之說以應之
者其欺天罔人包藏險慝抑又甚焉主上既可其奏
而羣公亦不聞有以為不然者熹請有以詰之夫所
謂國是者豈不謂夫順天理合人心而天下之所同
是者耶誠天下之所同是也則雖無尺土一民之柄
而天下莫得以為非况有天下之利勢者哉惟其不
合乎天下之所同是而彊欲天下之是之也故必懸
賞以誘之嚴刑以督之然後僅足以劫制士夫不齊

之口而天下之真是非則有終不可誣者矣不識今日之所為若和議之比果順乎天理否耶合乎人心否耶誠順天理合人心則固天下之所同是也異論何自而生乎若猶未也而欲主其偏見濟其私心彊為之名號曰國是假人主之威以戰天下萬口一辭之公論吾恐古人所謂德惟一者似不如是而予思所稱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者不幸而近之矣昔在熙寧之初王安石之徒嘗為此論矣其後章惇蔡京之徒又從而紹述之前後五十餘年之間士大夫出而議於朝退而語乎家一言之不合乎此則指以

為邦朋邦誣而以四凶之罪隨之蓋近世主張國是之嚴凜乎其不可犯未有過於近時者而卒以公論不行馴致大禍其遺毒餘烈至今未已夫豈國是之不定而然哉惟其所是者非天下之真是而守之太過是以上下相徇直言不聞卒以至於危亡而不悟也傳曰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况所差非特毫釐哉嗚呼其可畏也已柰何其又欲以是重誤吾君使之尋亂亡之轍跡而躬駕以隨之也嗚呼此三說者其為今日大患之本明矣然求所以破其說者則又不在乎他特在乎格君心之非而已明公不在朝廷則已

一日立乎其位則天下之責四面而至與其顛沛於末流而未知所濟孰若汲汲焉以勉於大人之事而成已成物之功一舉而兩得之也熹杜門求志不敢復論天下之事久矣於閣下之言竊有感焉不能自已而復發其狂言如此不審高明以為如何也尚書王公計就職已久方羣邪競逐正論消亡之際而二公在朝天下望之屹然若中流之底柱有所恃而不恐雖然時難得而易失事易毀而難成更願合謀同力早悟上心以圖天下之事此非獨熹之願實海內生靈之願也

答張敬夫

特教

垂喻曲折必已一一陳之君相之意果如何今當有一定之論矣伏蒙不鄙令誦所聞以禪萬一此見臨事而懼之意推是心也何往不濟然此蓋非常之舉廢興存亡所繫不細在明者尚不敢輕况愚昧荒迷之餘其何敢輕易發口耶大抵未教綱領極正當條目亦詳備雖竭愚慮亦不能出是矣顧其間有所未盡計非有所不及恐以為無事於言而不言耳請試陳之夫春秋之法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者正以復讎之大義為重而掩葬之常禮為輕以示萬世臣子

遭此非常之變則必能討賊復讎然後為有以葬其君親者不則雖棺槨衣衾極於隆厚實與委之於壑為狐狸所食蠅蚋所嘍無異其義可謂深切著明矣而前日議者乃引此以開祈請之端何其與春秋之義背馳之甚耶又况祖宗陵寢欽廟梓宮往者屢經變故傳聞之說有臣子所不忍言者此其存亡固不可料矣萬一狡虜出於漢斬張耳之謀以悞我不知何以驗之何以處之熹昨日道間見友人李宗思相語及此李云此決無可問為臣子者但當思其所以不可問之痛沫血飲泣益盡死於復讎是乃所以為

忠孝耳此語極當若朝廷果以此義存心發為號令則雖瘖聾跛躄之人亦且增百倍之氣矣何患怨之不報耻之不雪申原之不得陵廟梓宮之不復而為是糾繆倒置有損無益之舉哉不知曾為上論此意請罷祈請之行否此今日正名舉義之端不可不審萬一果有如前所陳張耳之說却無收殺若前日之言未盡此意更當論之此不可放過也其他則所論盡之但所謂德者當如何而脩所謂人才者當如何而辨所謂政事者當如何而立此須一一有實下功夫處愚謂以誠實恭畏存心而遠邪佞親忠直講經

訓以明義理為之輔凡廷臣之狡險逢迎軟熟趨和者以漸去之凡中外以欺罔刻剝生事受寵者一切廢斥而政令之出必本於中書使近習小人無得假託以紊政體此最事之大者又須審度彼已較時量力定為幾年之規若孟子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說其間施設次第亦當一一仔細畫為科條要使上心曉然開悟知如此必可以成功而不如如此必至於取禍決然不為小人邪說所亂不為小利近功所移然後可以向前擔當鞠躬盡力上成聖主有為之志下究先正忠義之傳如其不然則計慮不定中道變移

不惟不能成功正恐民心內搖讎敵外侮其成敗禍福又非坐而待亡之比家族不足惜柰宗社何此尤當審處不可容易承當後將有悔而不及者願更加十思不可以入而後量也抑又有所獻嘉章從遊之久竊觀所存大抵莊重沉密氣象有所未足以致所發多暴露而少含蓄此殆涵養本原之功未至而然以此慮事吾恐視聽之不能審而思慮之不能詳也近年見所為文多無節奏條理又多語學者以所未到之理此皆是病理無大小小者如此則大者可知矣又馬免丁絹期反牛羊之說喧播遠近尤非小失

不可不戒願深察此言朝夕點檢絕其萌芽勿使妄
動則志定慮精上下信服其於有為事半而功倍矣
事之有夫人以為言固當即改然亦更須仔細審其
本末然後從之為善向見舉措之間多有一人言而
為之復以一人言而罷之者亦大輕易矣從之輕則
守之不固必矣慕仰深切不勝區區過計之憂敢以
為獻想不罪其僭易也虞公能深相敬信否頗聞尚
有湖海之氣此非廊廟所宜願從容深警切之使知
為克己之學以去其驕吝之私更進用誠實沉靜之
人以自輔其所不足乃可以當大任而成大功不然

銳於趨事而昧於自知吾恐其顛躓之速也熹向得
汪丈書道虞公見問之意時已遭大禍不敢越禮言
謝今願因左右效此區區庶幾不為虛辱公之問者
伯恭於此何為尚有所疑熹嘗以為內脩外攘譬如
直內方外不直內而求外之方固不可然亦未有今
日直內而明日方外之理須知自治之心不可一日
忘而復辭之義不可緩乃可與語今世之務矣

答鄭自明

脩德
立政
副封曩恨未見今茲幸得竊讀感歎之餘歛衽敬服
嘗竊論之以為非獨忠諫懇切有以過人於才辨智

畧亦非人所能及不知劉元城陳了翁輩如何爾上
聖聰明開納如此一旦感寤去鼠輩如反覆手耳太
平萬歲雖老且病尚庶幾及見之幸甚幸甚補郡懷
章雖鬱公議然得以此閒暇進德脩業益懋久大之
規天意亦有非偶然者矣更願深自培養以厚其基
篤志講學以濬其源使誠意充積而鋒穎潛藏義理
著明而議論條暢則一日復進而立於朝其所以動
寤啓發者決不但如今日之所就而止也蓋前日文
字固為剴切但論事多而論理小數羣小之姦欺雖
詳而於人主之所以端本清源脩德立政之意有未

備也此其所以然者失於逆料聽者謂之迂闊而不
敢言亦自於此理講之未精不免於自以為迂闊而
不足言也兼今日之病只此一病最大若藥之未効
則其他小小證候不必泛投湯劑以緩藥勢而欲攻
此病所用之藥亦須一君二臣三佐五使多少緩急
次第分明乃易見効今既雜治他證而所用以攻病
根者又未免互有得失亦已嘗為令弟言之歸當一
稟白不審尊意以為何如衰陋不足以此猥蒙
不鄙見使與議其間亦私感時論之至此不覺傾倒
而忘其愚耳此外則伯恭所告讀書取人之意亦所

宜深留意者蓋吾人所立已如此使天無意於右宋則已若有此意異爾之事豈得而辭其責哉然則今日吾人之進德脩業乃是異時國家撥亂反正之所繫非但一身之得失榮辱也惟高明深念之然講學之方未得面論猶頗以為恨也陳文此行所繫不輕待於下流不勝日夕之拳拳也熹之出處不足為時重輕諸公或聽其辭固幸不爾則受命而復請祠又不得則當申審奏事以卜可否又不得則引疾丐閑此於進退固自以為有餘裕者未審老兄以為何如若終身不出之計則自祿不逮養之時已決於心懷

矣今亦不敢固必且得隨事應之耳但申審狀中欲少露久違軒陛願得一望清光之意使知本無羞薄詔除之心不知可否幸為壽度留數字於曹晉叔處令尋的便附來見教為望或不必然即只依常格寫去也似之文字果佳甚慰人意老兄亦當勉其進脩以俟時也向來一番前輩少日粗有時望晚年出來徃徃不滿意正坐講學不精不見聖門廣大規模少有所立即自以為事業止此更不求長進了荆公所謂末俗易高險塗難盡者亦可念也人材衰少風俗頹壞之時士有一善即當扶接導誘以就其器業

此亦吾輩將來切身利害蓋士不素養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為國遠慮而能無失於委任之間也陳侯官處更有胡明仲侍郎史論議論亦多切於事理不知嘗見之否若未可就借看發人意思也昨得都下知識書云伯恭說熹不必請對此其意蓋恐熹復以抵觸得罪沮壞士氣此意人少識之者只似熹偷得差遣做一般彼意固善然恐不可承用也如何

與臺端書

去邪熹未見顏色比輒妄以名姓自通方以僭瀆自咎乃

蒙教答又枉手帖之誨降屈威重謀及踈遠此古人之事而執事者行之甚盛甚盛顧熹之愚不足以當之然敢無詞以對蓋嘗竊謂欲起膏肓之疾者必攻其受病之處而其用功之緩速制藥之寒溫又有不可以頃刻毫釐差者今天下之病在膏肓者久矣夫人而能知之夫人而欲言之顧以不當其任則雖欲一效其技而無所施耳乃者天子以執事有廉靖貞孤之操擢實諫垣納用其言屏去姦惡皆所謂膏肓之餘證海內有志之士知上之心蓋已深悟隱疾之在躬而欲假執事之藥以去之也又知執事之心所

以姑從事於此者蓋亦以為之兆耳其必將有以譴之則夫所謂病本者可去無疑也然而側聽累月未有所聞則又懼夫二豎子者知良醫之傷已而先為術以去之以是憂疑不知所定尚幸聖心堅定不入其言而又進執事於臺端之重是必君臣之間已有一定之計足以少慰士大夫之心然熹之愚竊獨私憂過計意夫姦賊窺見端倪則其所以自為謀者必將愈深愈切而有先執事以發其機者不審執事何以處之蓋伐木而剪其枝葉不若斧其根壅水而捍其波流不若塞其源鳴金鼓耀戈甲而噪呼以逐虎

不若乘其方睡而斃之之速也今執事則既撼而覺之矣又猶欲緩視徐趨以當其虓怒決裂之勢熹竊為執事者危之也然此等小人有生以來自朝至暮無非罪惡不可殫數且又人主素以倡優奴僕畜之初不責其名檢而間者議臣乃復摘苛細而一一以陳之其不納則宜矣唯其日侍燕閑逢迎縱使使人主之心恬於逸欲而法家拂士之言不得以進扭於卑近而正大久遠之計不得以聞賄賂公行姦邪壅立蓋凡所以為天下國家之綱紀者日傾月壞而上下相蒙莫敢以告是則此一二人之罪所以上通於

天而深為今日膏肓之病者執事誠能聲此為罪揚于王庭深贊聖主去邪勿疑之志又引同列之賢合謀并力以決去之則天下膏肓之病者庶幾其可去矣太平萬歲熹雖不武尚能為執事誦之不識執事亦有意乎熹此因三月九日指揮已畧為明主言之矣顧踈賤之言未足取信而或以取戾謹以束裝恭俟嚴譴惟執事者毋以為戒而亟深圖之則天下幸甚亟遣此人專此布稟交淺言深分踈禮簡蓋區區之心深以古人之事望於執事而不復以世俗之常態自疑伏惟深察然此書也一讀焉而采其意然後

削而投之火中不足為外人道也引領臺寺不勝拳拳

與皇甫帥

論兵

似聞戎車將有湖廣之役不審定以何日戒塗伏計運籌決勝自有成筭踈遠不當僭有所陳然慕用之私懷不自已輒效其愚惟高明裁之熹生長閩中又嘗試吏泉漳之間其地密邇江西頃歲山寇出沒之處紹興十八九年間朝廷屢遣重兵卒不得志甚者至於敗衄狼狽不還及後專委陳太尉敏招募土兵而後克之所謂左翼軍者是也蓋此輩初無行陣部

伍憑恃險阻跳踉山谷之間正得用其長技而官軍
乃以堂堂之陳當之地形兵勢凡彼之所長者皆我
之所短是以每戰而每不勝也近年茶寇形勢正亦
如此所以江西官兵屢為所敗而卒以摧鋒敢死之
兵困之此往事之明驗也竊計今日湖廣之寇正亦
類此熹願太尉養威持重擇形勢之地堅壁以待之
而廣募土人鄉兵厚其金帛結以恩意使之出入山
林上下溪谷以與此徭從事則彼之長技正與賊同
又倚太尉之威聲以順討逆彼假息遊寇之衆亦將
何所逃其命哉熹書生也輒語兵事近於僭率而可

笑然私心惓惓竊恐太尉不勝忠義奮發之心直欲
以輕兵銳進深窮巢穴草薶而禽獮之則非計之得
也大率東南形勢絕與西北不同願更博訪而審度
之以圖萬全之功則區區之望也仰恃知照敢布陳
之以俟采擇惟不以其狂妄畏怯而鄙棄之則幸甚
幸甚

上宰相書

荒政

六月八日具位謹奉書再拜獻于某官熹嘗謂天下
之事有緩急之勢朝廷之政有緩急之宜當緩而急
則繁細苛察無以存大體而朝廷之氣為之不舒當

急而緩則怠慢廢弛無以赴事幾而天下之事日入於壞均之二者皆失也然愚以為當緩而急者其害固不為小若當急而反緩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不可以不察也竊觀今日之勢可謂當急而不可緩者矣然今日之政則反是愚不知其何以然也去歲諸路之饑浙東為甚浙東之饑紹興為甚聖天子閔念元元之無辜傾困倒廩以救之而甚者至出內帑之藏以補其不足德意之厚與天同功熹於是時憊卧田野而明公實推挽之使得與被使令趨走之末仰惟知遇撫已慙怍然自受任以來夙夜憂歎恐無以

仰承聖天子之明命而辱明公之知於此時也是以不憚奔走之勞不厭奏請之煩以盡其職之當為者求以報塞萬一而乃奏請諸事多見抑却幸而從者又率稽緩後時無益於事而其甚者則又漠然無所可否若墮深井之中至其又甚者則遂至於按劾不行反遭中傷而明公意所左右又自曉然使人憤懣自悔其來而求去不得遂使因仍以至於今此日以來神明消耗思慮恍惚兩目昏澁省閱艱辛方欲少俟旬日別上封章冀蒙哀憐得就閑佚又以連日不雨旱勢復作紹興諸邑仰水高田已盡龜坼而山鄉

更有種不及入土之處明發台州皆來告旱勢甚可
憂雖已一面多方祈禱必冀感通然天道高遠事有
不可期者萬一更加旬日未遂所求則去年境界又
在目前而上自大農下及閭巷公私蓄積頻年發散
亦自無餘後日之憂必有萬倍於前日者熹之迂愚
固不知所以為計誠恐雖以聖主之聰明聖智明公
之深謀遠慮亦未必有斷然不可易之長策真可以
惠活饑民彈壓姦盜而保其必無意外之患也熹是
以徬徨怵迫未敢遽請而復冒昧一罄其愚惟明公
試幸聽之竊惟朝廷今日之政無大無小一歸弛緩

今亦未暇一一條數以恩崇聽且以荒政論之則於
天下之事最為當急而不可緩者而荒政之中有兩
事焉又其甚急而不可少緩者也一曰給降緡錢廣
糴米斛今二廣之米艫舳相接於四明之境乘時收
糴不至甚貴而又顆粒勻淨不雜糠粃乾燥堅碩可
以久藏欲望明公察此事理特與敷奏降給緡錢三
二伯萬付熹收糴則百萬之粟旬月可辦儲蓄既多
緩急足用政使朝廷別有支撥一紙朝馳而來夕發
矣且往時不免轉大農之粟發內帑之幣以應四方
之求矣積之於此與彼何異而又乘賤廣糴利重費

輕殆與臨期支撥糴貴傷財者不可同日而語且今
米船已集求售無所停住日久坐失本利後者懲創
因不復來無窮之害實自今始此一事也二日速行
賞典激勵富室蓋此一策本以誘民事急則藉之以
為一時之用事定則酬之以為後日之勸旋觀今日
失信已多別有緩急何以使衆欲望明公察此事理
特與敷奏照會元降即與推恩使已輸者無怨恨不
滿之意未輸者有歆豔慕用之心信令既行願應者
衆則緩急之間雖百萬之粟可指揮而辦況是此策
不關經費揆時度事最為利宜而乃遷延歲月沮抑

百端使去歲者至今未曾霑賞而今歲者方且反覆
卻難未見涯際是失信天下固足以為今日之所甚
憂而自壞其權宜濟事之策者亦今日之所可惜也
謀國之計乖矣若此臨事而悔其可及哉此二事也
然或者之論則以為朝廷樽節財用重惜名器以為
國之大政將在於此二者之請恐難必濟愚竊以為
不然也夫樽節財用在於塞侵欺滲漏之弊愛惜名
器在於抑無功幸得之賞今將預儲積蓄以大為一
方之備則非所謂侵欺滲漏之弊也推行恩賞以昭
示國家之信則非所謂無功幸得之賞也且國家經

費用度至廣而耗於養兵者十而八九至於將帥之
臣則以軍籍之虛數而濟其侵欺之姦餽餼之臣則
以簿籍之虛文而行其盜竊之計苞苴輦載爭多鬪
巧以歸於權幸之門者歲不知其幾巨萬明公不此
之正顧乃規規焉較計毫末於饑民口吻之中以是
為樽節財用之計愚不知其何說也國家官爵布滿
天下而所以予之者非可以限數也今上自執政下
及庶僚內而侍從之華外而牧守之重皆可以交結
託附而得而比來歸正之人近習戚里之輩大者荷
旄仗節小者正任橫行又不知其幾何人明公不此

之愛而顧愛此迪功文學承信校尉十數人之賞以
為重惜名器之計愚亦不知其何說也然熹亦嘗竊
思其故而得其說矣大抵朝廷愛民之心不如惜費
之甚是以不肯為極力救民之事明公憂國之念不
如愛身之切是以但務為阿諛順指之計此其自謀
可謂盡矣然自旁觀者論之則亦可謂不思之甚者
也蓋民之與財孰輕孰重身之與國孰大孰小財散
猶可復聚民心一失則不可以復收身危猶可復安
國勢一傾則不可以復正至於民散國危而措身無
所則其所聚有不為大盜積者耶明公試觀自古國

家傾覆之由何嘗不起於盜賊盜賊竊發之端何嘗不生於饑餓赤眉黃巾葛榮黃巢之徒其事已可見也數公當此無事之時處置一二小事尚且瞻前顧後踰時越月而不能有所定萬一存饑之餘事果有不可知者不審明公何以處之明公自度果有處之則熹不敢言若果無以處之則與其拱手熟視而俟其禍敗之必至孰若圖難於易圖大於細有以消弭其端而使之不至於此也古之人固有雍容深密不可窺測平居默然若無所營而臨大事決大策不動聲氣而措天下於太山之安者然從今觀之自其平

日無事之時而規撫措畫固已先定於胸中是以應變之際敏妙神速決不若是其泄泄而沓沓也況今祖宗之讎耻未報文武之境土未復主上憂勞惕厲未嘗一日忘北向之志而民貧兵怨中外空虛綱紀陵夷風俗敗壞政使風調雨節時和歲豐尚不可謂之無事况其饑饉狼狽至於如此為大臣者乃不愛惜分陰勤勞庶務如周公之坐以待旦如武侯之經事綜物以成上意之所欲為者顧欲從容偃仰玩歲愒日以僥倖目前之無事殊不知如此不已禍本日深熹恐所憂者當不在於流殍而在於盜賊受其害

者當不止於官吏而及於邦家竊不自勝漆室發婦
之憂一念至此心膽墮地念不可不一為明主言之
而猶未敢率然以進敢先以告于下執事惟明公深
察其言以前日違頓寬緩之咎自列於明主之前君
臣相誓務以盡變前規共趨時務之急而於熹所陳
荒政一二事者少加意焉則熹雖衰病不堪吏役尚
可勉悉疲駑以備鞭策至其必不可支吾而去後來
之人亦得以因其已成之緒葺理整頓仰分顧憂如
其不然則熹之愚昧衰遲固不能為此無麩之不托
而其狂妄將有不能忍於明主之前者明公不如早

罷其官守解其印綬使母得以其狂瞽之言上瀆聖
聰則熹也謹當緘口結舌歸卧田間養鷄種黍以俟
明公功業之成羞愧以死是亦明公始終之厚賜也
情逼意切矢口盡言伏惟明公之留意焉

答陳同父

進退
熹懇辭召命不蒙開允反得除用超異非常內省無
堪何以勝此已上免奏今二十餘日矣尚未聞可報
踈踏不自勝來書警誨殊荷愛念然使熹不自料度
冒昧直前亦只是誦說章句以應文備數而已如何
便擔當許大事况只此僥冒亦未敢承當老兄之言

無乃太早計乎然世間事思之非不爛熟只恐做時不似說時人心不似我心孔子豈不是至公血誠孟子豈不是麤拳大踢到底無著手處況今無此伎倆自家勾當一箇身心尚且柰何不下所以從前不敢容易出來蓋其自知甚審而世間一種不相識有公論底人亦莫不知之只是吾黨中有相知日久相愛過深者好而不知其惡誤相假借以為粗識廉耻而又年紀老大節次推排遂有無實之名以至上誤君父之聽有此叨竊每中夜以思悚懼慚忤無以少答上下之望未嘗不發汗沾衣也不意以老兄之材氣

識畧過絕流輩而亦下同流俗信此虛聲將欲彊僬僥以千鈞之重而不憂其覆跌狼狽以誤知人之明也辭免人行已久旦夕必有回報似聞後來廟論又有新番從官已有以言獲罪而去者未知事竟如何封事雖無高論然恐無降出之理萬一果如所傳則孤蹤尤自不復可出自今以往牢關固拒尚恐不免於禍况敢望入帝王之門乎彼去都城不遠想已見得近日文象矣萬一再辭不得即不免束裝裹糧為生行死歸之計承許見訪於蘭溪甚幸但恐無說話處向來子約到彼相守三日竟亦不能一吐所懷或

先得手筆數行畧論大意使未相見間預得紬繹而
面請其曲折庶幾猶勝忽忽說話不盡只成閑追逐
也

與留丞相

時事 熹竊以孟夏漸熱伏惟丞相國公鈞候起居萬福熹
稷 遠守偏城日荷臨庇昨以哭子悲傷私計不敢干冒
粢 威嚴已深震悚而前此人還蒙賜手教存撫甚至且
有憐其久處瘴鄉之意伏讀反側不知所為熹去歲
之病乃是宿疾發作即非染瘴不知趙帥何故乃爾
具稟致煩軫念况此邦事簡俗淳今歲以來吏民亦

粗相安又經界已得指揮若非家有私故則熹非唯
義不當去亦不願舍此僻遠之安而就繁會之危也
幸今已聞奉祠之請既有成命此蓋丞相察其哀懇
而陶鎔及此千萬幸甚雖論譔華資所不當得然亦
且得去此只俟受命一面控辭而於前路聽從欲之
報也計差去人不三數日會當至此但今郡中却有
二事不免具狀申奏其一為昨來所乞蠲免龍科茶
錢已蒙行下漕司相度今計郡中自可椿辦只乞降
旨約束官吏不得沿此為名似前科擾不得更煩蠲
免應副而所乞除減無額一項五千緡者即乞特詔

有司便與施行庶為一郡久遠之利其一為漳浦高知縣登忠言直節不幸貶死欲望聖恩特與昭雪褒錄其家二事皆乞丞相留意開陳得從所請千萬幸甚雖當去此而惟君相所以遣之此來之意似非偶然欲圖以報萬分者是以於此有所不能忘懷其他瑣細亦有合因革者然其事在州郡而不在朝廷又不敢以煩鈞聽也其他至如經界一事若非丞相力賜主張則浮議動搖其罷久矣茲者又蒙垂諭諄悉尤切感歎此事貧民所欲而富者不願理勢甚明似不難曉而羣言胥動噂沓萬端則不唯愚者惑之而

賢且智者亦或不免此可恠也然此邦之人富者尚少其力能沮議而得關說於前者亦不甚多熹之所憂獨恐溫陵富室既多其間豈無出入門墻之下承舛昧之恩者必將巧為詞說乘間伺隙以濟其私竊願高明審加察焉使此邦之績不敗於將成則泉汀以次悉蒙其利而三州之境窮苦無告之民無不感戴生死骨肉之恩矣昨來陳憲委官來此商度因令行視田野汀之行賈聞之驚喜相率拜其車下問此法何時可及吾州此可以見夫人之真情矣而必為說以敗之而圖自利其亦不仁也哉往時有閣門舍

人林宗臣者亦丞相之邑子嘗因奏對論及此事其
言憤激痛切蓋有所指今泉之貧民愿士人人能誦
道之公議良心不可泯沒彼沮之者設不出此子孫
決不乞食獨何必過為之慮而蒙此詬於其身耶是
可歎已惟丞相深念有以反之此又自為門下之計
而非獨為三州貧民計也熹又蒙垂諭深以士大夫
之朋黨為患此古今之通病誠上之人所當疾也然
熹嘗竊謂朋黨之禍止於縉紳而古之惡朋黨而欲
去之者往往至於亡人之國蓋不察其賢否忠邪而
惟黨之務去則彼小人之巧於自謀者必將有以自

蓋其迹而君子恃其公心直道無所回互往往反為
所擠而目以為黨漢唐紹聖之已事今未遠也熹雖
至愚伏讀丞相所賜之書知丞相愛君憂國之心無
一言一字不出於至誠惻怛此天下之賢人君子所
以相率而願附於下風也而未能不以朋黨為慮熹
恐丞相或未深以天下之賢否忠邪為已任是以上
之所以告于君者未能使之判然不疑於君子小人
之分下之所以行於進退予奪者未能有以服天下
之心慰天下之望而陰邪讒賊常若反有侵陵干犯
之勢丞相又慮此身自陷於君子之黨而使彼之蓄

憾久而為禍深也。又稍故為迷亂昏錯之態，以調柔之。反使之氣豪意健，旁若無人，敢於干祿之章，肆為誣善之語，而朝廷亦不之問也。夫杜門自守，孤立無朋者，此一介之行也。延納賢能，黜退姦險，合天下之人以濟天下之事者，宰相之職也。奚必以無黨者為是，而有黨者為非哉？夫以丞相今日之所處，無黨則無黨矣，而使小人之道日長，君子之道日消，天下之慮將有不可勝言者。則丞相安得辭其責哉？熹不勝愚者之慮，願丞相先以分別賢否、忠邪為已，任其果賢且忠耶，則顯然進之；惟恐其黨之不衆，而無與共

圖天下之事也。其果姦且邪耶，則顯然黜之；惟恐其去之不盡，而有以害吾用賢之功也。不惟不疾，君子之為黨而不憚，以身為之黨，不惟不憚，以身為之黨，是又將引其君以為黨，而不憚也。如此則天下之事，其庶幾乎前年逐二諫官、去年逐一御史、近聞又逐一諫官矣。上下不交，則天下將至於無邦。丞相不此之慮，而慮士大夫之為黨，其亦誤矣。熹雖荷知獎，而未遂掃門之願，顧蒙出語之勤，似不為無可取者。是以輒空留臆，少答恩顧，不自知其狂且妄也。干冒威尊，俯伏震懼，伏惟寬容，有以裁之。瞻望黃閣，無由趨

拜敢冀上為國家倍保崇重熹不勝下情千萬懇禱
之至

又與留丞相

知人
如聞比日朝士有以不願為忠臣之說當上心被親
擢者遠方傳聞不知信否如審有之則小人過計之
憂恐其不得為興邦之言也又聞其人亦嘗出入門
墻深辱知顧當是其時未有此論如又不然則知言
知人之訓妄意丞相更當留意博求直諫之賢置之
東閣與圖天下之事則大人格心之效不日可見而
勲業之茂不但踰於前後數公矣諸葛武侯之教有

曰諸有忠慮於國者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成賊可
死功可翹足而待矣太祖皇帝嘗語侍臣唐太宗虛
心求諫容受盡言固人主之難事然曷若自不為非
使人無得而諫之為愈乎至哉言乎大哉言乎愚竊
願以武侯之言為丞相獻又願丞相以太祖聖訓日
啓迪於上前也至如朋黨之論則前記所陳有未究
者致煩鐫喻至於勤緝三復愧悚不知所言章蔡之
禍誠如尊命但忠賢奔播至於如此推本其原蓋自
有在而九年之間黜幽陟明培固根本其效見於靖
康建炎之際者民到于今賴之又自有不可誣者若

其無此而元豐紹聖便相傳襲則日後之禍豈但若
此而已哉前輩有論嘉祐元豐無收並用異趣之人
故當時朋黨之禍不至於朝廷者世多以為名言熹
嘗謂此乃不得已之論以為與其偏用小人而盡棄
君子不若如是之猶為愈耳非以為君子不可專任
小人不可盡去而此舉真可為萬世法也若使當時
盡用韓富之徒而并絀王蔡之屬則其所以卒就慶
曆之宏規盡革熙寧之秕政者豈不盡美而盡善乎
後之覽者得其言而不得其心知退守其所為不得
已之論而不知進求其盡美盡善之策是以國論日

卑而天下之勢卒至於委靡而不振此可悲也至如
元祐則其失在於徒知異已者之非君子而不知同
已者之未必非小人是以致生於腹心之間卒以助
成讎敵之勢亦非獨章蔡之能為已禍也然則元祐
之失乃在於分別之未精而丞相以為太甚熹竊有
所未喻也是以知言知人聖有明誠區區已效於前
矣深願丞相之加之意也抑又聞之天下事勢有消
長賓主之不同以易而言方其復而長也一陽為主
於下而五陰莫之能過及其過而消也五龍天矯於
上而不足以當一陰羸豕躡躅之乎甚可畏也丞相

觀於今日之勢孰為主而方長乎孰為客而方消乎孰能制人而孰為制於人者乎於是馬而汲汲乎以求天下之賢以自助使之更進迭入日陳安危治亂之明戒以開上心排抑陰邪無使主勢小傾而陷入其黨尚恐後時而無及於事不精而未免有失亦何遽至預憂其分別太甚而為異日之患乎熹未獲趨拜而辱知至深且今分甘授老無復世念故不自嫌而冒昧及此伏惟赦其狂妄而取其愚忠千萬幸甚當暑目昏作字不謹并丐原恕自餘唯冀上體兩宮之眷俯慰四方之望加慈重茵列鼎之衛以究久大

之業千萬幸甚

又與留丞相

求賢

熹區區賤懇已具前幅必蒙矜念俾遂退閒不敢重出以煩公聽惟是昨因致謝輒罄鄙懷狂妄僭率不勝惶恐然自遣人之後即得朝士私書語及近事恭聞丞相忠誠感格天意為回重陰之底復有陽復之漸乃竊自幸其言之不効既又反覆以思則恐今日之事未足為喜而前日之論猶可思者也蓋自古君子小人雜居並用非此勝彼即彼勝此無有兩相疑而終不決者比必然之理也故雖舉朝皆君子而俱

有一二小人雜於百執事之間投隙抵巇已足為患况居侍從之列乎况居丞弼之任而潛植私黨布滿要津乎盖二三大臣者人主之所與分別賢否進退人材以圖天下之事自非同心一德協恭和衷彼此坦然一以國家之念而無一毫有己之私間於其間無以克濟若以小人參之則我之所賢而欲進之者彼以為害已而欲退之我之所否而欲退之者彼以為助已而欲親之且其可否異同不待勉爭力辨而後決但於相與進對之間小為俯仰前卻之態而已足以敗吾事矣是豈可不先以為慮而輕為他計以

發其害我之機哉此猶姑以鈞敵之常勢言之耳况今親踈新舊之情本自不侔忠邪遜逆之趣又各有在彼已先据必勝之地而挾羣黨以塞要衝凡一舉手一搖足皆足以為吾之害下至近習纖人亦或為之挾持簡牘關通內外以助其勢而吾乃兀然孤居孑然特立絕無蚍蜉蟻子之援可與用力於根本之地以覺上心而清言路其可望以為公道之助者不能留之頃步之間而欲求之千里之外彼方為主而我方為客彼方為刀而我方為肉此固天下之危機敗證而又時取彼所甚惡之人置之不能為助之虞

徒益其疑而無補於事愚恐雖能遍起天下之賢人君子置之內外彼亦不必動其聲氣但陰拱而微伺其勢似能害已則便一眴目而羣吠四起使來者或未及門至者或未暖席而已狼狽倉皇奔迸四出矣尚何國事之可圖哉今日之事丞相以為去一人班列便無小人臺閣便無異論乎胡不觀於鄭尚書王著作孫司業之遂去而不留袁温州之已除而中寢此皆誰實為之也哉以愚觀之但見其操心益危慮患益深而為崇益甚耳語曰治水不自其原末流彌增其廣又曰射人先射馬擒賊當擒王蓋慮此也

去年劉副端初除抗論震動朝野善類相慶而熹獨深憂之今日之勢何以異此伏願丞相試熟計之而亟陰求學士大夫之有識慮氣節者相與謀之先使上心廓然洞見忠邪之所在而自腹心以至耳目喉舌之地皆不容有毫髮邪氣留於其間然後天下之賢可以次而用天下之事可以序而為也如其不然則自今以往丞相之憂乃有甚於前日是以熹竊危之而未敢以為喜也辱知之厚不敢不盡愚惟高明察之抑天下之事固多以欲速而致敗然見幾不蚤猶豫留時亦智者所甚懼也今日在我之勢固為甚

危然乘隙疾攻正在此時投機之會間不容息惟參相深計而亟圖之則不唯善類之幸實宗社生靈之幸熹死罪死罪

與劉共父

求賢熹前幅所稟訪問人材事初若率然既而思之此最急務然其意有未盡者輒詳論之如左云古之大臣以其一身任天下之重非以其一耳目之聰明一手足之勤力為能周天下之事也其所賴以共正君心同斷國論必有待於衆賢之助焉是以君子將以其身任此責者必咨詢訪問取之於無事之時而參伍

校量用之於有事之日盖方其責之必加於已而未及也無旦暮倉卒之頃則其觀之得以久無利害紛拿之惑則其察之得以精誠心素著則其得之多歲引月長則其蓄之富自重者無所憚而敢進則無幽隱之不盡欲進者無所為而不來則無巧偽之亂真久且精故有以知其短長之實而不差多且富故有以使其更迭為用而不竭幽隱畢達則讜言日聞而吾德脩取舍不眩則望實日隆而士心附此古之君子所以成尊主庇民之功於一時而其遺風餘韻猶有稱思於後世者也今之人則不然其於天下之士

固有漠然不以為意者矣其求之者又或得之近而不知其遺於遠足於少而不知其滯於多求之備而不知其失於詳也其平居暇日所以自任者雖重而所以待天下之士者不過如此是以勤勞惻怛雖盡於鰥寡孤獨之情而未及乎本根長久之計恩威功譽雖播於兒童走卒之口而未諭乎賢士大夫之心此蓋未及乎有為而天下之士先以訑訑之聲音顏色待之矣至於臨事倉卒而所蓄之材不足以待用乃始欲泛然求已所未知之賢而用之不亦難哉或曰然則未當其任而欲先得天下之賢者宜柰何曰

權力所及則察之舉之禮際所及則親之厚之皆不及則稱之譽之又不及則鄉之慕之如是而猶以為未足也又於其類而求之不以小惡揜大善不以衆短棄一長其如此而已抑吾聞之李文公之言曰有人告曰某所有女國色也天下之人必將極其力而求之無所愛也有人告曰某所有人國士也天下之人則不能一往而先焉此豈非好德不如好色者乎嗚呼欲任天下之重者誠反此而求之則亦無患乎士之不至矣

答鄭景望

刑

虞書論刑最詳而舜典所記尤密其曰象以典刑者象如天之垂象以示人而典者常也示人以常刑所謂墨劓剕宮大辟五刑之正也所以待夫元惡大憝殺人傷人穿窬淫放凡罪之不可宥者也曰流宥五刑者流放竄殛之類所以待夫罪之稍輕雖入於五刑而情可矜法可疑與夫親貴勲勞而不可加以刑者也四凶正合此法曰鞭作官刑朴作教刑者官府學校之刑以待夫罪之輕者也曰金作贖刑罪之極輕雖入於鞭朴之刑而情法猶有可議者也疑後世始有贖五刑法非聖人意此五句者從重及輕各有條理法之正也曰青災

肆赦者青謂過悞災謂不幸若人有如此而入於當贖之刑則亦不罰其金而直赦之也此一係專為輕青則過悞之大入于典刑者亦肆之矣所以為失刑也書又曰宥過無大明明過之大入於典刑者特用流之法以宥之耳曰怙終賊刑者怙謂有恃終謂再犯若人有如此而入於當宥之法則亦不宥以流而必刑之也此二句者或由重而即輕或由輕而入重猶今律之有名例又用法之權衡所謂法外意也聖人立法制刑之本末此七言者大畧盡之矣雖其輕重取舍陽舒陰慘之不同然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意則未始不行乎其間也蓋其輕重毫釐之間各存攸當者乃

天討不易之定理而欽恤之意行乎其間則可以見
聖人好生之本心矣夫豈一於輕而已哉又以舜命
皋陶之辭考之士官所掌惟象流二法而已下鞭朴以
學校隨事施行不領其曰惟明克允則或刑或宥亦
惟其當而無以加矣又豈一於宥而無刑哉今必曰
堯舜之世有宥而無刑則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
不刑也是聖人之心不忍於元惡大憝而反忍於衙
冤抱痛之良民也是所謂怙終賊刑刑故無小者皆
為空言以悞後世也其必不然也亦明矣夫刑雖非
先王所恃以為治然以刑弼教禁民為非則所謂傷

肌膚以懲惡者亦既竭心思而繼之以不忍人之政
之一端也今徒流之法既不足以止穿窬淫放之姦
而其過於重者則又有不當死而死如彊暴賊滿之
類者苟采陳羣之議一以宮刑之辟當之則雖殘其
支體而實全其軀命且絕其為亂之本而使後無以
肆焉豈不仰合先王之意而下適當世之宜哉况君
子得志而有為則養之之具教之之術亦必隨力之
所至而汲汲焉固不應因循苟且直以不養不教為
當然而熟視其爭奪相殺於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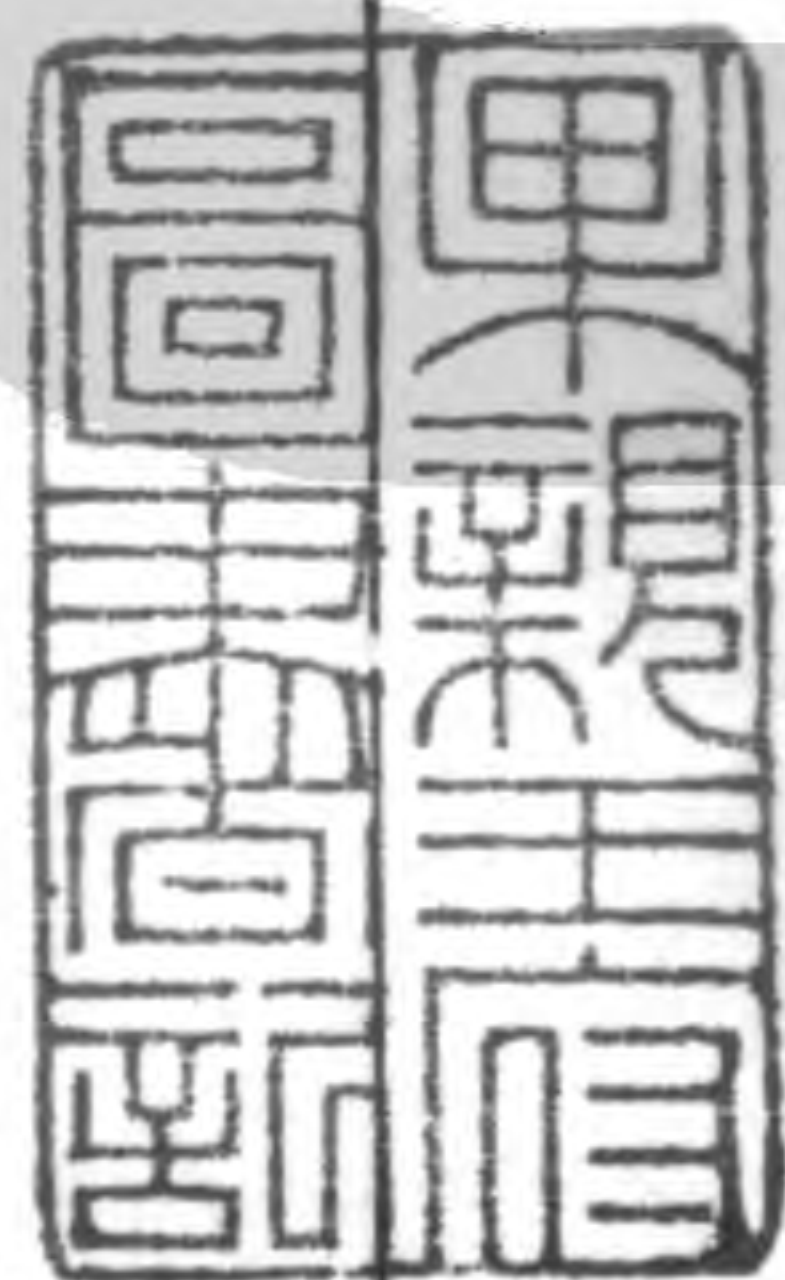
唐荆川選輯朱文公全集卷八終

唐荆川選輯朱文公全集卷九

答王子合

土封

所喻土封事當時却無人來論評亦無人仔細說及
熹未尋即去郡故其事不及露而失於究治耳但如
來喻所云所費不多不能與之訟於官府則其為害
應亦不至太甚但今已不行無可得說便且借此為
話端而興謗議耳若果盡行則熹自料雖仗更用嚴
刑峻法此等小擾亦恐終不能免其謗必有大於此
者而如子合者亦將有審悔青苗之議矣此可付一
笑也少時見所在立土封皆為人題作李禧年墓豈



朱文公全集卷九

水字

不知人之常情惡勞喜逸顧以為利害之實有不得而避者耳如禹治水益焚山周公驅猛獸豈能不役人徒而坐致成功想見當時亦必須有不樂者但有見識人須自見得利害之實知其勞我者乃所以逸我自不怨耳子合議漢事甚熟亦曾看漢高初定天下蕭何大治宮室又從婁敬說徙齊楚大姓數十萬於長安不知當時是費幾箇土封底功夫而不聞天下之不安其於今日事勢何如也子餘留此久適熹病不得朝夕相聚又見渠長上不欲痛下鉉鎚後來自覺如此含糊恐誤朋友方著力催儻功夫則渠已

有行日矣其有尚宿留者用新法課程近日却頗長進信乎小仁者大仁之賊而無面目者乃長久人情也

與王龜齡

德業

熹窮居晚學無所肖似往者學不知方而過不自料妄以為國家所持以為重天下所賴以為安風俗所以既漓而不可以復淳紀綱所以既壞而不可以復理無一不係乎人焉是以聞天下之士有聲名節行為時論所歸者則切切然以不得見乎其人為歎及其久也或得見之或不得見之而熹之拳拳不少衰

也聞其進為時用則私以為喜聞其阨窮廢置則私以為憂及夫要其所就而觀之則始終大節真可敬仰者蓋無幾人而言論風旨卒無可稱功名事業卒無可紀者亦徃徃而有以此喟然自歎知天下所謂聲名節行者亦未足以定天下之人而天下之事未知其果將何寄也自是以來雖不敢易其賢賢之心緩其憂世之志然亦竊自笑其前日所求於人之重而所以自待者反輕如孟子之所譏也於是始復取其所聞於師友者夙夜講明動靜體察求仁格物不敢弛其一日之勞以庶幾乎有聞者而於前日之所

為切切然者則既有所不暇矣當是時聽於士大夫之論聽於與人走卒之言下至於閭閻市里女婦兒童之聚亦莫不曰天下之望今有王公也巳而得其為進士時所奉大對讀之巳而得其在館閣時上奏事讀之巳而得其為柱史在臺諫遷侍郎時所論諫事讀之巳而又得其為故大丞相魏國公之誄文及楚東酬唱等詩讀之觀其立言措意上自奏對陳說下逮燕笑從容蓋無一言一字不出於天理人倫之大而世俗所謂利害得喪榮辱死生之變一無所入於其中讀之真能使人胸中浩然鄙吝消落誠不自

意克牧頑廉懦立之効乃於吾身見之於是作而歎曰士之求仁固當以反求諸己為務然豈不曰事其大夫之賢者云哉今以前日失數公者自懲是以一噎而廢食也於是慨然復有求見於左右之意而未獲也昨聞明公還自夔州撫臨近甸而熹之里閭交游適有得佐下風者因以書賀之蓋喜其得賢大夫事之而自傷無狀獨不得一從賓客之後以望大君子道德之餘光也不意夤緣與其向來鄙妄無取之言皆得徹聞於視聽明公又不以凡陋為可棄狂僭為可罪而辱枉手筆以抵宋倅盛有以稱道竊惟明

公之志豈非以世衰道微遺君後親之論交作肆行無所忌憚舉俗滔滔思有以障其橫流者是以有取於愚者一得之慮因以不求其素而借之辭色也耶明公之志則正矣大矣而熹之愚未有稱明公之意也雖然有一於此其惟益思砥礪不敢廢其所謂講明體察求仁格物之功者使理日益明義日益精操而存之日益固擴而充之日益遠則明公之賜庶乎其有以承之而幸明公之終教之也雖然明公以一身當四海士大夫軍民一面之責其一語一默一動一靜之間所係亦不輕矣伏惟盛德大業前定不窮

其剛健中正篤實輝光者固無所勉強以熹之所觀
記則古語所謂行百里者半九十里明公其亦念之
况奉人物眇然如明公者僅可一二數是以天下之
人責望尤切而明公尤不可以不戒不審明公以為
如何哉熹又聞之古之君子尊德性矣而必曰道問
學致廣大矣必曰盡精微極高明矣必曰道中庸溫
故知新矣必曰敦厚崇禮蓋不如是則所學所守必
有偏而不備之處惟其如是是故居上而不驕為下
而不倍有道則足以興無道則足以容而無一偏之
故也熹之區區以此深有望於門下蓋所謂德性廣

大高明知新者必有所措而所謂問學精微中庸崇
禮者又非別為一事也狂易無取明公其必有以裁
之往者明公在夔成都汪公聲聞密邇竊意有足樂
者比來時通問否此公涵養深厚寬靜有容使當大
事必有不動聲色而內外賓服者明公相知之深一
日進為於世引類之舉其必有所先矣熹杜門養親
足以自遣昨嘗一至湖湘出資交遊講論之益歸來
忽被除命既不敢辭而拜命矣然明公未歸朝廷熹
亦何所望而敢前也引領牙齷未有瞻拜之期向風
馳義日以勤止輒敢復因宋倅相為介紹致書下執

事以道其拳拳之誠伏惟照察

與陳丞相

重德行

熹竊觀古之君子有志於天下者莫不以致天下之賢為急而之所以急於求賢者非欲使之綴緝言語譽道功德以為一時觀聽之美而已蓋將以廣其見聞之所不及思慮之所不至且慮夫處已接物之間或有未盡善者而將使之有以正之也是以其求之不得不博其禮之不得不厚其待之不得不誠必使天下之賢識與不識莫不樂自致於吾前以輔吾過然後吾之德業得以無媿乎隱微而寢極乎光大耳

然彼賢者其明既足以燭事理之微其守既足以遵聖賢之轍則其自處必高不能同流合汙以求譽自待必厚而不能陳詞飾說以自媒自信必篤而不趨走唯諾以苟容也是以王公大人雖有好賢樂善之誠而未必得聞其姓名識其面目盡其心志之底蘊又况初無此意而其所取特在乎文字言語之間乎恭惟明公以厚德重望為海內所宗仰者有年矣而天下之賢士大夫似未得盡出於門下也蓋明公所以好之者未至歟所以求之者未力歟所以待之者未盡歟此則必有可得而言之者矣蓋好士而取之

文字言語之間則道學德行之士吾不得而聞之矣
求士而取之投書獻啓之流則自重有耻之士吾不
得而見之矣待士而雜之妾庸便佞之伍則志節慷
慨之士寧有長揖而去之耳而况乎所以對偶駢儷
諛佞無實以求悅乎世俗之文又文字之末流非徒
有志於高遠者鄙之而不為若乃文士之有識者亦
未有肯深留意於其間者也而間者竊聽於下風似
聞明公專欲以此評天下之士若其果然則熹竊以
為誤矣江右舊多文士而近歲以來行誼志節之有
聞者亦彬彬焉惟明公留意取其彊明正直者以自

輔而又表其惇厚廉退者以厲俗毋先文藝以後器
識則陳太傅不得專美於前而天下之士亦庶乎不
失望於明公矣衰病屏伏所欲面論者非一而不獲
前姑進其大者如此若蒙采擇則熹所不及言者必
有輕千里而告於明公者矣

答廖子晦

所喻已悉但事已如此不若且靜以聽之吾人所學
正要此處呈驗若看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却與
不學之人何異向見李先生說若幾段排遣不去只
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則亦可

氣節

以少安矣始者甚卑其說以為何云如此後來臨事却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若閣中不快亦無可柰何事已至此已展不縮已進不退只得硬著脊梁與它厮崖看他如何自家決定不肯開口告它若到任滿便作對移批書離任則它許多威風都無使處矣豈不快哉東坡在湖州被逮時面無人色兩足俱軟幾不能行求入與家人訣而使者不聽雖伊川先生謫涪陵時亦欲入告叔母而不可得惟陳了翁被逮聞命即行使人駭之請其入治行裝而翁反不聽奇哉奇哉願子晦勉旃毋為後人羞也此間有吳伯起者

不曾講學後聞陸子靜門人說話自謂有所解悟便能不顧利害及其作令纔被對移它邑主簿却不肯行而百方求免熹嘗笑之以為何至如此若對移作指使即逐日執杖子去知府廳前唱喏若對移做押錄即逐日抱文案去知縣案前呈覆更做耆長壯丁亦不妨與它去做况主簿乎吳不能用竟至憤鬱成疾而死當時若放得下却未必死今不免死而在陪了許多下情所失愈多雖其臨機失於斷決亦是平日欠了持論也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此夫子所以有取於虞人而孟子亦發明之李先生

說不忘二字是活句須向這裏參取愚謂若果識得此意辨得此心則無入而不自得而彼之權勢威力亦皆無所施矣前幅未盡鄙意故復布此試反覆之當自有判決處

答趙致道

程子言仕宦奪人志或言為富貴所移也愚意以為不特此言但才仕宦則於窒礙處有隨宜區處之意浸浸遂入於隨時徇俗之域與初間立心各別此所謂奪志也不知程子之意果出於此否又不知人未免仕宦而有此病又何以救之敢乞指

出處

誨

所論奪志之說是也若欲救此但當隨事省察而審其輕重耳然機微之間大須著精彩也

答任伯起

所喻已業荒廢比亦甚以為疑意謂世味漸深遂已無復此志今乃猶有愧恨之心足以見善端之未泯也一旦幡然如轉戶樞亦何難之有哉熹衰病之軀飲食起居尚未能如舊流竄放殛久已置之度外諸生遠來無可遣去之理朝廷若欲行遣亦須符到奉行難以遽自匆匆也詳觀來喻似有仰人鼻息以為

進銀

慘舒之意若方寸之間日日如此則與長戚戚者無以異矣若欲學道要須先去此心然後可以語上上蔡先生言透得名利關方是小歇處今之士大夫何足道能言真如鸚鵡也不知曾見此書否

答卓周佐

進退
示喻已悉鄙意嘗謂朝廷設官求賢故在上者不當以請託而薦人士人當有禮義廉耻故在下者不當自銜鬻而求薦平生守此愚見故為小官時不敢求薦後來叨冒刺舉亦不敢以舉刺應副人情官吏亦不敢挾書求薦其在閑居非無親舊在官亦未嘗敢

為人作書求薦唯老成淹滯實有才德之人衆謂當與致力者乃以公論告之此事首末衆所共知向者亦屢嘗奉告矣今乃復見喻如此何貪躁不思之甚耶前日已稟尊丈教子如此似非所謂義方熹若在官有人合薦者見其如此亦不復薦之矣况使作書宛轉求薦耶試思此言反已為學異時才德有聞自不患於不達今不須如此汲汲反取人鄙薄也

答方若水

進退
龍巖之行若問得實使無罪者不以寬死而有罪者無所逃刑此非細事也靜退之說亦甚善但今亦未

是教人求退只是要得依本分識廉不敢自銜自
鬻以求求知求進耳然亦須是讀書窮理使方寸之間
洞見此理知得不求只是本分求著便是罪過不惟
不可有求之之迹亦不可萌求之之心不惟不得說
著求字亦不可說著不求字方是真能自守不求人
知也

答王子合

子晦所謂使無童子之言則曾子亦泊然委順未足
以病其死唯童子之言一入其聽而士死於大夫之
簣則有所不安故必舉扶而易之然後無一毫愧心

事

而安其死此數句甚善但謂大夫賜於士之禮則未
知所據似未安也子合所謂大夫之簣季孫安得賜
諸曾子曾子亦安得受諸季孫曾子固曰我未之能
易則其平日欲易之矣此論亦善但謂曾子辭季孫
之仕則亦無據而曰不欲為已甚而黽勉以受其賜
則又生於世俗委曲計較之私而非聖賢之心矣又
云死生之際則異於是盖有一毫不正則有累於其
生如此則是人之生也可無不為必將死而後始為
計也此亦必不然矣今但平心而論則季孫之賜曾
子之受皆為非禮或者因仍習俗嘗有是事而未能

正耳但及其疾病不可以變之時一聞人言而必舉
扶以易之則非大賢不能矣此事切要處只在此毫
釐頃刻之間固不必以其受之為合禮而可安亦不
必以為與世周旋不得已而受之也况善吾生乃所
以善吾死豈有平時龜勉徇情安於僭禮必俟將死
而後不肯一毫之差而足以善其死耶且若如此則
聖賢臨死之際事緒紛然亦不勝其改革矣若曾子
之事計其未死之前有人言之則必即時易之而不
俟將死之日矣然就二說論之謂受簣合禮者但失
之輕易粗畧考之不精而謂龜勉周旋者其巧曲支

離所以為心術之害者甚大恐不止於此一事要當
推類究索拔本塞源然後心得其正而可語聖賢之
學也鄙見如此幸復相與考之再以此見喻

與何叔京

百事

祠堂記推尊之意甚善而所謂人心天理不容亡滅

學者於此百世以俟聖人而已者亦佳但亦有可議
者如以字謂諸先生一也立不教坐不議無言心成
乃莊周荒唐之說非聖賢授受本旨二也以穆尹歐
陽文章末技比方聖賢擬不以倫三也明道無恙時
學者甚衆今日未嘗為師四也呂正獻之未薨伊川

已去講席蓋其道大有非當時諸賢所及知者是以
難合非特以兩公之在亡為輕重今日二公薨而伊
川去五也又曰正叔自謂道已大成可以無媿氣象
淺狹恐非先生之志六也世傳了翁所序明道中庸
乃呂與叔所著了翁蓋悞而今又因之七也摭其語
而論之其失如此蓋其大槩切切然以辨謗釋言為
事亦淺乎其知先生矣嘗愛明道墓表有云學者於
道知所向然後見斯人之為功知所至然後信斯名
之稱情蓋此事在人隨其所至之淺深而自知之彼
不知者豈可以口舌彊爭彼知之矣則又何待較短

長而後喻哉記中所稱蕪山氏諸名忠孝語錄中載
其間疾伊川之語然頃見其易書溺象數之說去程
門遠甚而尹子門人所記則以為忠孝自黨論起絕
迹師門先生沒不致其而問疾之語亦非忠孝也然
則其人其學亦可見矣愚見與所聞如此不審明者
謂之何也

答徐元聘

帝
文王無伐紂之心而天與之人歸之其勢必誅紂而
後已故有肅將天威大勳未集之語但紂惡毒盈天
命未絕故文王猶得以三分之一而服事紂若使文

王未崩十二三年紂惡不悛天命已絕則孟津之事
文王亦豈得而辭哉以此見文武之心未嘗不同皆
無私意視天與人而已

伊川謂無觀政之事非深見文武之心不能及此非
為存名教而發也若有心要存名教而於事實有所
改易則夫子之錄秦誓武成其不存名教甚矣近世
有存名教之說大害事將聖人心迹都做兩截看了
殊不知聖人所行便是名教若所行如此而所教如
彼則非所以為聖人矣

周公東征不必言用權自是王室至親與諸侯連衡

背叛當國大臣豈有坐視不救之理帥師征之乃是
正義不待可與權者而後能也若馬鄭以為東行避
謗乃鄙生腐儒不達時務之說可不辨而自明陳少
南於經旨多踈畧不通點檢處極多不足據以為說
來教所謂周公之志非為身謀也為先王謀也非為
先王謀也以身任天下之重也此語極佳

召公不說蓋以為周公歸政之後不當復留而已亦
老而當去故周公言二人不可不留之意曰嗚呼君
已日時我我亦不敢寧於止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
我民罔尤違又歷道古今聖賢倚賴老成以圖其國

卷之九 卷之九 卷之九

家之事又曰予不惠若茲多難予惟用閔乎天越民
只此便見周公之心每讀至此未嘗不喟然太息也
試於此等處虚心求之如何

答潘恭叔

古事
或問程子以薄昭之言證桓公之為兄信乎曰荀卿
嘗謂桓公殺兄以爭國而其言固在薄周之前矣蓋
亦未有以知其必然但孔子之於管仲不復論其所
處之義而獨稱其所就之功耳蓋管仲之為人以義
責之則有不可勝責者亦不可以復立於名教之中
以功取之則其功所以及人者未可以遽貶而絕之

也是以置其所不勝責者而獨以其不可貶者稱之
稱之固若與之而其所置不論者又若將有時而論
之也夫若將有時而論之則其所以為存萬世之防
者亦不可不謂之切至耳蓋聖人之心至明至公人
之功罪得失固無所逃於其間而其抑揚取舍之際
亦未嘗有所偏勝而掩也非可與權者其孰能知之
曰然則程子非與曰彼於聖人之所存而不論者曲
加意焉其所以微顯闡幽建立民彝之意至深遠矣
學者當熟考而深求之未可以率然議也

友恭竊詳二子之間子路曰召忽死之管仲不死

未仁乎以召忽對管仲言之是以召忽之死為是以疑仲不死難為非故以為未仁也子貢曰不能死又相之既言不能死復繼以又相之是疑仲不能死而又事殺其主之人故亦以為非仁也特不能死而又事殺其主之人故亦以為非仁也意者子路以仲為當死而不當生而子貢則并以為設使可生桓公亦不當事而俱有未仁之問也殊不知仲同糾謀則雖有可死之道而桓乃當立則無不可事之理蓋仲雖糾之傳然非糾之臣乃齊之臣也桓公當立則桓乃吾君所當事也但仲之罪乃在於不能諫糾之事而反輔糾之爭耳是

其不死殆知前日之爭為不義而非求生之比也桓公舍其罪而用之則名不正而事正亦非反覆不忠之比也故夫子答子路為未仁之問則稱九合之功曰如其仁以為不死之未仁不如九合之仁也夫以九合之仁過於不死之未仁則夫子之意未真以不死為非可知矣答子貢不死又相桓為非仁之問則反稱其功又辨其不死而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曰豈若云者是又以仲之不死過於死也是夫子之意皆以不死相桓而可不以其所處為非也故舊日

讀此一章以程先生之說為正以桓公為兄子糾
為弟召忽之死為守節管仲不死為改過二子不
仁之問正疑其所處之非而夫子答之乃論其所
處之義而非專取其所就之功也今伏讀先生之
說恍然自失玩味累日迄未有得區區之意竊謂
若從荀卿之說則桓公為殺兄管仲為事讎是仲
不可復立於名教之中聖人當明辨之以存萬世
之防可也舍二子之所問而旁及其所就之功毋
乃以功而揜義乎使二子問仲之功夫子置其所
處之義而以不可貶者稱之可也今所問者不答

而所答者非問則是畧其義而取其功也且不明
以辨二子之問而陰以存萬世之防當其時而不
論而將有時而論之幾於不切而謂之切至何也
薄昭之言雖未知其必然然以聖人取之之意則
妄意謂桓公非殺兄管仲非事讎可也

此論甚善向呂子約亦來辨之然不若來喻之詳也
但管仲之意未必不出於求生但其時義尚有可生
之道未至於害仁耳

又答潘恭叔

太子蒯聵得罪靈公出奔晉趙氏靈公嘗遊於郊

謂公子郢曰我將立若為後靈公卒夫人奉遺命而立郢郢以輒在為辭於是國人立輒輒立十二年輒出亡蒯聩入是為莊公莊公立三十年而出奔友恭竊詳此事妄意謂輒不顧其父而自立固已失父子之義矣蒯聩得罪於父而出奔乃因豎良夫及孔悝母劫悝升臺而盟立之是不用先君之遺命父子君臣之義俱失之矣然則宗國所宜立者何人其必郢乎當郢辭國之日國人立輒之時輒能逃去則郢無得而辭蒯聩亦無復君衛之意及夫蒯聩既入良夫悝母相與劫悝是時宜能

守之以死則蒯聩安得而立哉惜乎孔悝不知出此一切付之無可柰何此蒯聩所以立也雖然天下豈有無父子君臣之國哉宜乎蒯聩未幾而復奔也

此論大槩得之但謂輒逃去則蒯聩無復君衛之意及蒯聩既立而復奔者非是蓋輒自當逃去非欲為是以拒蒯聩之來也蒯聩脫或能守其國亦不可知但義理自不是耳不必如此牽合也

孔悝有母不能禁而使之為亂及為衛之臣又不能有所立以子路之賢為其家臣其事如何心甚

疑之亦何所見而如此乞賜教

聖人之門不使人逃世避人以為潔故羣弟子多仕於亂邦然若子路冉有之徒亦大不擇矣此學者所當深戒也

答魏元履

裘父所云欲於論語作數說此語可疑尋常讀書只為胸中偶有所見不能默契故不得已而形之於口恐其遺忘故不得已而筆之於書初不覺其成說也若讀書而先有立說之心則此一念已外馳矣若何而有味也老兄所論昭烈知有權而不知有正愚意

則以謂先主見幾不明經權俱失當劉琮迎降之際不能取荊州烏在其知權耶至於狼狽失據乃不得已而出於盜竊之計善用權者正不如此若聲罪致討以義取之乃是用權之善蓋權不離正正自有權二者初非二物也子房用智之過有微近譎處其小者如躡足之類其大則挾漢以為韓而終身不以語人也若武侯即名義俱正無所隱藏其為漢復讎之志如青天白日人人得而知之有補於天下後世非子房此也蓋為武侯之所為則難而子房投間乘隙得為即為故其就之為易耳頃見李先生亦言孔明

不若子房之從容而子房不若武侯之正大也不審
尊意以為如何

答允廷之

熹杜門竊食不敢與聞外間一事尚不能無虎食其
外之憂衰病疲繭雖在山林亦不能有尋幽選勝之
樂但時有一二學子相從於寂寞之濱講論古人為
己之學至會心處輒復欣然忘食不自知道學之犯
科也年來目昏不甚敢讀書經說閑看踈漏頗多不
免隨事改正比舊又差勝矣綱目不敢動着恐遂為
千古之恨蒙教揚雄荀彧二事按溫公舊例凡莽臣

皆書死如太師王舜之類獨於揚雄匿其所受莽朝
官稱而以卒書似涉曲筆不免却按本例書之曰莽
大夫揚雄死以為足以警夫畏死失節之流而初亦
未改溫公直筆之正例也荀彧却是漢侍中光祿大
夫而參丞相軍事其死乃是自殺故但據實書之曰
某官某人自殺而系於曹操擊繇權至濡湏之下非
故以或為漢臣也然悉書其官亦見其實漢天子近
臣而附賊不臣之罪非與其為漢臣也此等處當時
極費區處不審竟得免於後世之公論否胡氏論或
為操謀臣而劫遷九錫二事皆為董昭先發故欲少

緩九錫之議以俟他日徐自發之其不遂而自殺乃
劉穆之之類而宋齊丘於南唐事亦猶似此論竊謂
得或之情不審尊意以為何如

答周益公

古事
前者累蒙誨諭范碑曲折考摭精博論議正平而措
意深遠尤非常情所及又得吕子約錄記所被教墨
參互開發其辨益明熹之孤陋得與聞焉幸已甚矣
復何敢措一辭於其間哉然隱之於心竊有所不能
無疑者盖嘗竊謂吕公之心固非晚生所能窺度然
當其用事之時舉措之不合衆心者盖亦多矣而又

惡忠賢之異已必力排之使不能容於朝廷而後已
是則一世之正人端士莫不惡之况范歐二公或以
諷議為官或以諫諍為職又安可置之而不論且論
之而合於天下之公議則又豈可謂之太過也哉逮
其晚節知天下之公議不可以終拂亦以老病將歸
而不復有所畏忌又慮天下之事或終至於危亂不
可如何而彼衆賢之排去者或將起而復用則其罪
必歸於我而并及於吾之子孫是以寧損故怨以為
收之桑榆之計盖其慮患之意雖未必盡出於至公
而其補過之善天下實被其賜則與世之遂非長惡

蘇文公全集卷之七 蘇文公全集卷之七 蘇文公全集卷之七

力戰天下之公議以貽患於國家者相去遠矣至若
范公之心則其正大光明固無宿怨爾惓惓之義實
在國家故承其善意既起而樂為之用其自訟之書
所謂相公有汾陽之心之德仲淹無臨淮之才之力
者亦不可不謂之傾倒而無餘矣此書今不見於集中恐亦以忠宣刊
去而不傳也此最為范公之盛德而他人之難者歐陽公
亦識其意而特書之蓋吕公前日之貶范公自為可
罪而今日之起范公自為可書二者各記其實而美
惡初不相掩則又可見歐公之心亦非淺之為丈夫
矣今讀所賜之書而求其指要則其言若曰吕公度

量渾涵心術精深所以期於成務而其用人才德兼
取不為諸賢專取德望之偏故范歐諸公不足以知
之又未知其諸子之賢而攻之有太過者後來范公
雖為之用然其集中歸重之語亦甚平平蓋特州郡
之常禮而實則終身未嘗解仇也其後歐公乃悔前
言之過又知其諸子之賢故因范碑託為解仇之語
以見意而忠宣獨知其父之心是以直於碑中刊去
其語雖以取怒於歐公而不憚也凡此曲折指意微
密必有不苟然者顧於愚見有所未嘗不敢不詳布
其說以求是正伏惟恕其僭易而垂聽焉夫吕公之

度量心術期以濟務則誠然矣然有度量則宜有以容議論之異同有心術則宜有以辨人才之邪正欲成天下之務則必從善去惡進賢退姦然後可以有濟今皆反之而使天下之勢日入於昏亂下而至於區區西事一方之病非再起范公幾有不能定者則其前日之所為又惡在其有度量心術而能成務也哉其用人也欲才德之兼取則亦信然矣然范歐諸賢非徒有德而短於才者其於用人蓋亦兼收而並取雖以孫元規滕子京之流恃才自肆不入規矩亦皆將護容養以盡其能而未嘗有所廢棄則固非專

用德而遺才矣而吕公所用如張李二宋姑論其才亦决非能優於二公者乃獨去此而取彼至於一時豪俊踴躍之士窮而在下者不為無人亦未聞其有以羅致而器使之也且其初解相印而譖王隨陳堯佐以自代則未知其所取者為才也耶為德也耶是亦不足以自解矣若謂范歐不足以知吕公之心又不料其子之賢而攻之太過則其所攻事皆有迹顯不可揜安得為過且為侍從諫諍之官為國論事乃視宰相子弟之賢否以為前却亦豈人臣之誼哉若曰范吕之仇初未嘗解則范公既以吕公而再遂及

其起任西事而超進職秩乃適在呂公三入之時若
范公果有怨於呂公而不釋乃悶默受此而無一語
以自明其前日之志是乃內懷憤毒不能以理自勝
而但以貪得美官之故俛而受其籠絡為之驅使未
知范公之心其肯為此否也若曰歐公晚悔前言之
失又知其諸子之賢故因范碑以自解則是畏其諸
子之賢而欲陰為自託之計於是寧賣死友以結新
交雖至以無為有愧負幽冥而不遑恤又不知歐公
之心其忍為此否也况其所書但記解仇之一事而
未嘗并譽其他美則前日斥逐忠賢之罪亦未免於

所謂欲蓋而彰者又何足以贖前賢之過而媚其後
人也哉若論忠宣之賢則雖亦未易輕議然觀其事
業規模與文正之洪毅開豁終有未十分肖似處蓋
所謂可與立而未可與權者乃翁解仇之事度其心
未必不深耻之但不敢出之於口耳故潛於墓碑刊
去此事有若避諱然者歐公以此深榮平之至屢見
於書疏非但墨莊所記而已况龍川忠之於此又以
親聞張安道之言為左驗張實呂黨尤足取信無疑
也若曰范公果無此事而直為歐公所誣則為忠宣
者正當沫血飲泣貽書歐公具道其所以然者以白

其父之心迹而俟歐公之命以為進退若終不合則引義告絕而更以屬人或姑無刻石而待後世之君子以定其論其亦可也乃不出此而直於成文之中刊去數語不知此為何等舉措若非實諱此事故隱忍寢默而不敢誦言則曷為其不為彼之明白而直為此黯闇耶今不信范公出處文辭之實歐公丁寧反覆之論而但取於忠宣進退無據之所為以為有無之決則區區於此誠有不能識者若撫實而言之但曰呂公前日未免蔽賢之罪而其後日誠有補過之功范歐二公之心則其終始本末如青天白日無

纖毫之可議若范公所謂平生無怨惡於一人者尤足以見其心量之廣大高明可為百世師表至於忠宣則所見雖狹然亦不害其為守正則不費詞說而名正言順無復可疑矣不審尊意以為如何狂瞽之言或未中理得賜鐫曉千萬幸甚後書誨諭又以昭錄不書解仇之語而斷其無有則意以為呂公拜罷范公進退既直書其歲月則二公前憾之釋然不待言而喻矣不然則昭錄書成歐公固已不為史官而正獻忠宣又皆已為時用范固不以墓碑全文上史氏而呂氏之意亦恐其有所未決於歐公之言也是

以姑欲置不言以泯其迹而不知後世之公論有不
可誣者是以啓今日之紛紛耳如又不然則范公此
舉雖其賢子尚不能識彼為史者知之必不能如歐
公之深或者過為隱避亦不足恠恐亦未可以此而
定其有無也墨莊之錄出於張那基者不知其何人
其所記歐公四事以為得之公孫當世而子約以為
紹興舍人所記此固未知其孰是但味其語意實有
後人道不到處疑或有自來耳若談叢之書則其記
事固有得於一時傳聞之誤者然而此病在古雖遷
固之博近世則溫公之誠皆所不免况於後山雖頗

及見前輩然其平生蹤跡多在田野則其見聞之間
不能盡得事實宜必有之恐亦未可以此便謂非其
所著也丹朱之云誠為太過然歐公此言嘗為令孤
父子文章繁簡而發初亦無大美惡但以一時語勢
之適然不暇擇其擬倫之輕重耳故此言者雖未敢
必其為公之言而亦未可定其非公之言也此等數
條不足深論然偶因餘誨之及而并講之使得皆蒙
裁正則亦不為無小補者唯是所與子約書中疑學
道三十年為後學之言者則熹深惑焉而尤以為不
可以不辨不審明公何所惡於斯言而疑之也以道

為高遠玄妙而不可學邪則道之得名正以人生日用當然之理猶四海九州百千萬人當行之路爾非若老佛之所謂道者空虛寂滅而無歸於人也以道為迂遠踈闊而不必學耶則道之在天下君臣父子之間起居動息之際皆有一定之明法不可頃刻而暫廢故聖賢有作立言垂訓以著明之巨細精粗無所不備而讀其書者必當講明究索以存諸心行諸身而見諸事業然後可以盡人之職而立乎天地之間不但玩其文詞以為綴緝纂組之工而已也故子游誦夫子之言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

使而夫子是之則學道云者豈近世後學之言哉若謂歐公未嘗學此而不當以此自名耶則歐公之學雖於道體猶有欠闕然其用力於文字之間而泝其波流以求聖賢之意則於易於詩於周禮於春秋皆嘗反覆窮究以訂先儒之繆而本論之篇推明性善之說以為息邪距詖之本其賢於當世之號為宗工巨儒而不免於祖尚浮虛信惑妖妄者又遠甚其於史記善善惡惡如唐六臣傳之屬又能深究國家所以興廢存亡之幾而為天下後世深切著明之永鑒者固非一端其他文說雖或出於遊戲翰墨之餘然

亦隨事多所發明而詞氣藹然寬平深厚精切的當
真韓公所謂仁義之人者恐亦未可謂其全不學道
而直以燕許揚劉之等期之也若謂雖嘗學之而不
當自命以取高標揭己之嫌耶則為士而自言其學
道猶為農而自言其服田為賈而自言其通貨亦非
所以為夸若韓公者至乃自謂己之道乃夫子孟軻
楊雄所傳之道則其言之不讓益甚矣又可指為後
學之語而疑之耶凡此又皆熹之所未諭者蓋嘗反
覆思之而竟不得其說恭惟明公以事業文章而論
世尚友其於范歐之間固已異世而同轍矣至於博

觀今昔考訂是非又非肯妄下雌黃者且於六一之
文收拾編彙讎正流通其力為多其於此事必不草
草况又當此正道湮微異言充塞之際餘論所及小
有左右則其輕重厚薄便有所分竊計念之已熟而
處之亦已精矣顧熹之愚獨有未能無疑者是以不
敢默默而不以求正於有道所恨偽學習氣已深不
自覺其言之狂妄伏惟高明恕而教之則熹不勝千
萬幸甚

答尤延之

陳同父近得書大言如昨亦力勸之令其稍就歛退

友

若未見信即後日之患猶或有甚於此者甚可念也
叔祖奉使塋事甚荷憐念此事初未敢有請不謂已
蒙特達如此不知今有定論否叔祖當日挺身請使
留虜中十六年竟保全節而歸以奏對論和不可專
恃且虜有可圖之釁忤秦丞相遂廢以死在虜中時
嘗有祭微廟文或傳以歸乙覽感動錫賚甚寵其書
皆在此此便不的不敢附呈鄙意輒欲次其行事以
請於左右幸而并賜之銘則宗族子孫皆受不貲之
惠矣叔祖受知於晁景迂學甚博詩甚工也

答安仁吳生

友

去歲辱書無便可報今又承專人枉問極感至意且
知志向之高遠為可喜也然三復來示蓋已自謂所
得之深而自信不疑矣復何取於老拙之無聞而勤
懇若是耶以為見教則僕未嘗有請於吾子以為求
知於僕則易簡理得可久可大之君子似不應若是
其汲汲也且僕於吾子初未相識問之來使則知吾
子之齒甚少而家有嚴君之尊焉今書及詩序乃皆
鬼岸倨肆若老成人之為者至於卒然以物饋其所
不當饋之人而不稱其父兄之命則愛親敬長之
良知良能又若不相似也吾子自謂已得是心而明

是理僕不知吾子之所謂心者果何心所謂理者果何理也夫顏子之樂未嘗自道曾皙之志非夫子扣之再三而不置亦未嘗肯遽以告人也豈若是其高自譽道而惟恐人之不我知也哉相望之遠不知吾子師友淵源之所自恐其所以相告者未得聖賢窮理脩身之實而徒以空言相誤使吾子陷於狂妄恣睢之域而不自知其非也所惠紙簡硯墨受之無說不敢發封復以授來使矣吾子其於聖賢小學之教少加意焉則其進有序而終亦無所不至矣

君臣服議

淳熙丁未十月八日太上皇帝上仙遺誥至州縣有司莫識衣冠制度大率盡用令式斬衰之服哀臨既畢及被禮部所下符則止當用布四脚直領布襪衫麻經而已此符當與遺誥同日俱下乃遲數日有司不虔惑悞四方已如此而於布四脚之下注云係幘頭於直領布襪衫下注云上領不盤則雖間有舉哀稍緩之處官吏傳觀亦多不曉四脚幘頭之說予記溫公書儀及後山談叢所記頗詳乃周武帝所製之常冠用布一方幅前兩角綴兩大帶後兩角綴兩小帶覆頂四垂因以前邊抹額而繫大帶於腦後復收後

角而繫小帶於髻前以代古冠亦名幘頭亦名折上
巾其後乃以漆紗為之而專謂之幘頭其實本一物
也今禮官以幘頭解四脚是矣而又不肯詳言其制
則未知其若馬陳之所謂周武之所製者耶抑將以
紙為胎使之剛強植立亦若今之漆紗所為者耶至
於直領布襪衫上領不盤之說則衆尤莫曉蓋既曰
直領則非上領既曰上領則不容不盤兩言之中自
相牴牾至於如此雖予亦莫識其所以然也乃有強
為之說者曰雖為上領而不聯綴斜帛湊成盤曲之
勢以就正圓但以長布直縫使足以遶項而已予謂

禮官之意或是如此亦不可知但求之於古既無所
考則亦何敢信而從之耶疑此特生於古今之禮不
同禮官不能分別去取而欲依違其間是以生此回
惑耳蓋直領者古禮也其制具於儀禮其像見於三
禮圖上有衣而下有裳者是也上領有襪者今禮也
今之公服上衣下襪相屬而弗殊者是也竊意國恤
舊章之本文必有曰直領布衫者而又曰布襪衫
者其服直領布衫則兼服布裙而加冠於首其服布
襪衫則首加四脚而已蓋其初雖合古今之禮而猶
各有所施則亦未為失也今既不察其異矣又但見

公服之上領而有襴遂解直領為上領不盤而增襴
字於衫字之上文若遷今以就古而不自知其實之
悞反至於廢古以徇今也又前此州縣誤用之禮皆
著管屨而符乃無又承用之者遂屨鞮以赴臨殊乖
禮意獨無曰杖云者於禮為粗合而亦有所未盡蓋
禮君之喪諸達官之長杖所謂達官謂專達之官在
今日則內之省曹寺監長官外之監司郡守凡一司
之長若嘗任侍從以上得專奏事者是也故今不杖
之制施於僚佐以下則得之矣至使其長官下而同
之而雖故相領帥若家居者無異文豈不薄哉又後

數日乃得邸吏所報朝廷冠服制度則云皇帝初喪
服白羅袍黑銀帶絲鞋白羅軟脚折上巾成服日服
布斜巾四脚裙袴冠帽竹杖腰經首經直領大袖布
襴衫白綾襯衫視事日去杖首經小祥日改服布四
脚直領布襴衫腰經布袴大祥日服素紗軟脚折上
巾淺黃衫黑銀帶群臣之服分為三等上等布頭冠
布斜巾布四脚大袖襴衫裙袴首經腰經竹杖襯服
中等布頭冠幘頭大袖襴衫袴腰經其下等則布幘
頭襴衫腰經而已詳此帝服有冠有裙而衫曰直領
則是古之喪服當自為一襲者又有四脚有襴衫則

皆當世常服又當別為一襲者而今乃一之則果如
予之所料矣然至於小祥之服則衫直領而下不裙
宰臣之服則下雖有裙而衫非直領此又不可曉者
其餘亦多重復繆悞如斜巾四脚冠帽乃四物不當
一時並加於首四者皆首服獨冠為古制斜巾乃民
間初喪未成服時所用既成服則去
之蓋古者冕之遺制也今成服而與冠並用其失一
也四脚之說已見於前蓋宇文氏廢古冠而為之若
兼存而互用猶不相妨今同時並加其失二也帽古
今皆為燕服與正服之用亦各亦所施今與占冠四
脚並用三失也今天子之冠四衣冕通天幘頭直領
帽子雖皆御服如之何而可用於一時乎

上領古裙今襪亦四物不當一時並加於身說已冠
見前
當服以終喪不當小祥而釋古禮小祥改服練冠但
以熟布為之其制不易

也今小祥便只服布四脚不服練冠四脚幘頭折上
非是本去巾帽亦不知有何據也

巾三名一物不當錯出而異其名說亦見前兼禮官
亦云四脚係幘頭

則知二者非異物而於朝臣之服上其曰銀帶絲鞋
等曰四脚中下等曰幘頭不知何謂

白綾襯衫者則尤非喪禮之所宜服亦不待辨而知

其非矣大抵其失在於兼盡古今以為天子備物之

孝而不知考其得失而去取之正天子議禮制度考

文之事也然此等條目之多欲一一而正之則有不

勝正者必循其本而有以大正焉則曰斬衰三年為

父為君如儀禮喪服之說而已其服則布冠直領大

袖布衫加布衰辟領負版揜衽布襯衫布裙麻腰經

文公全集

麻首經麻帶管屨竹杖自天子至於庶人不以貴賤而有增損也但儀禮之冠三梁乃士禮今天子通天冠二十四梁當準之而去其半以為十二梁群臣則如其本品進賢冠之數以為等大本既立然後益考禮經以修殯葬饋奠之禮參度人情以為居處飲食之節行之天下凡諸吉凶之禮有詭聖不經如上領胡服之類者一切革而去之則亦庶乎一王之制而無紛紛之惑矣而前此議者猶或慮其說之難行雖以元祐之盛時而不能行范祖禹之論蓋不知自漢以來所以不能復行君父三年之喪者一則以人主

自無孝愛之誠心而不能力行以率於上二則慮夫臣民之衆冠婚祠享會聚之有期而不欲以是奪之也國家自祖宗以來三年通喪實行於內則其所以立極導民者無所難矣獨所以下為臣民之慮者未有折衷是以依違於此而未敢輕議此亦慮之過矣夫古之所謂方喪三年者蓋曰比方於父母之喪云爾蓋事親者親死而致喪三年情之至義之盡者也事師者師死而心喪三年謂其哀如父母而無服情之至而義有所不得盡者也事君者君死而方喪三年謂其服如父母而分有親踈此義之至而情或有

不至於其盡者也然則所謂方喪者豈曰必使天下之人寢苦枕塊飲水食粥泣血三年真若居父母之喪哉今臣民之服如前所陳則已有定說矣獨庶人軍吏之貧者則無責乎其金雖以白紙為冠而但去紅紫華盛之飾其亦可也至如飲食起居之制則前所謂參度人情者正欲其斟酌古今之宜分別貴賤親疎之等以為隆殺之節且以婚姻一事言之則宜自一月之外許軍民三月之外許士吏復土之後許選人祔廟之後許承議郎以下小祥之後許朝請大夫以下大祥之後許中大夫以下各借吉三日其太

中大夫以上則並須禫祭然後行吉禮焉官卑而差遣職事高者從高遷官者從新貶官者從舊如此則亦不悖於古無害於今庶乎其可行矣或者又謂今之吉凶服上領之制相承已久而遽盡革之恐未為允此不然也古今之制祭祀用冕服朝會用朝服皆用直領垂之而不加紳束則如今婦人之服交掩於前而束帶焉則如今男子之衣皆未嘗上領也今之上領公服乃夷狄之戎服自五胡之末流入中國至隋煬帝時巡遊無度乃令百官戎服從駕而以紫緋綠三色為九品之別本非先王之法服亦非當時朝

祭之正服也今雜用之亦以其便於事而不能改耳
曷若準朝服祭服之法參取唐公服之制以為便服
而去之哉唐公服見通典開元禮序列下篇民私喪五服制度皆如
此禮但以親疎分五等而衣服之制不殊溫公書儀
但斬衰齊衰用此制而大功以下從俗禮非是惟高
氏送終禮其說甚詳當更討論訂正別為公私通行
喪服制度頒行民間令其遵守庶幾先王之禮大小
由之上下交修可以久而不廢且使大義素定於臣
民之家免至臨事紛錯疑惑衆聽

學校貢舉私議

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鄉黨而達於國都教之以
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
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
有定志而無外慕蚤夜孜孜惟懼德業之不脩而不
憂爵祿之未至夫子所謂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
孟子所謂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蓋謂此也若夫三
代之教藝為最下然皆猶有實用焉不可闕其為法
度之密又足以為治心養氣之助而進於道德之歸
此古之為法所以能成人材而厚風俗濟世務而興
太平也今之為法不然雖有鄉舉而其取人之額不

均又設太學利誘之一途監試漕試附試詐冒之捷徑以啓其奔趨流浪之意其所以教者既不本於德行之實而所謂藝者又皆無用之空言至於甚弊則其所謂空言者又皆怪妄無稽而適足以敗壞學者之心志是以人材日衰風俗日薄朝廷州縣每有一事之可疑則公卿大夫官人百吏愕眙相顧而不知所出是亦可驗其為教之得失矣而議者不知其病源之所在反以程試文字之不工為患而唱為混補之說以益其弊或者知其不可又欲斟酌舉行崇寧州縣三舍之法而使歲貢選士於大學其說雖若賢

於混補之云然果行此則士之求入乎州學者必衆而今州郡之學錢糧有限將廣其額則食不足將仍其舊則其勢之偏選之艱而塗之狹又將有甚於前日之解額少而無所容也正使有以處之然使游其間者校計得失於旦暮錙銖之間不得寧息是又不唯無益而損莫大焉亦非計之得也蓋嘗思之必欲乘時改制以漸復先王之舊而善今日之俗則必如明道先生熙寧之議然後可以大正其本而盡革其末流之弊如曰未暇則莫若且均諸州之解額以定其志立德行之科以厚其本罷去詞賦而分諸經子

史時務之年以齊其業又使治經者必守家法命題者必依章句答義者必通貫經文條舉衆說而斷以已意學校則遴選實有道德之人使專教導以求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謬濫之恩以塞利誘之塗至於制科詞科武舉之屬亦皆究其利病而頗更其制則有定志而無奔競之風有實行而無空言之弊有實學而無不可用之材矣此其大畧也其詳則繼此而遂陳之夫所以必均諸州之解額者今之士子不安於鄉舉而爭趨大學試者以其本州解額窄而試者多大學則解額闊而試者少本州只有解試一路

大學則兼有舍選之捷徑又可以智巧而經營也所以今日倡為混補之說者多是溫福處婺之人而他州不與焉非此數州之人獨多躁競而他州之人無不廉退也乃其勢驅之有不得不然者耳然則今日欲拯其弊而不以大均解額為先務雖有良法豈能有所補哉故莫若先令禮部取見逐州三舉終場人數太學終場人數諸州亦合分還通此舊額都數定以若干分為率而取其若干以為新額如以十分為一則萬人終場者以百人為額更斟酌之又損大學解額舍選取人分數使與諸州不致大段殊絕其見住學人分數權許仍舊則士安其

士而無奔趨流浪之意矣所以必立德行之科者德行之於人大矣然其實則皆人性所固有入道所當為以其得之於心故謂之德以其行之於身故謂之行非固有所作為增益而欲為觀聽之美也士誠知用力於此則不唯可以脩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天下國家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為先若舜之命司徒以敷五教命典樂以教胄子皆此意也至於成周而法始大備故其人材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能及之漢室之初尚有遺法其選舉之目必以敬長上順鄉里肅政教出入不悖所聞為稱首魏晉以

來雖不及古然其九品中正之法猶為近之及至隋唐遂專以文詞取士而尚德之舉不復見矣積至于今流弊已極其勢不可以不變而欲變之又不可不

以其漸故今莫若且以逐州新定解額之半而又折

其半以為德行之科如解額百人則以二十五人為

精故且取其半而又減其半明立所舉行之目如八行

專委逐縣令佐從實搜訪於省試後保關津遣赴州

守倅審實保明申部於當年六月以前以禮津遣限

本年内到部撥入太學於近上齋舍安排而優其廩

給仍免課試長貳以時延請詢考至次年終以次差

充大小職事又次終擇其尤異者特薦補官餘令特赴明年省試比之餘人倍其取人分數

十而取一蓋解額殿試各升一甲其不中人且令任

學以俟後舉其行義有虧學術無取舉者亦當議罰

則士知實行之可貴而不專事於空言矣所以必罷

詩賦者空言本非所以教人不足以得士而詩賦又

空言之尤者其無益於設教取士章章明矣然熙寧

罷之而議者不以為是者非罷詩賦之不善乃專主

王氏經義之不善也故元祐初議有改革而司馬溫

公呂申公皆不欲復其欲復之者唯劉摯為最力然

不過以考校之難而為言耳是其識之卑而說之陋

豈足與議先王教學官人之本意哉今當直罷無可

疑者如以習之者衆未欲遽罷則限以三舉而遞損

其取人之數俟其為之者少而後罷之則亦不駭於

俗而其弊可革矣所以必分諸經予史時務之年者

古者大學之教以格物致知為先而其考校之法又

以九年知類通達強立不反為大成蓋天下之事皆

學者所當知而其理之載於經者則各有所主而不

能相通也况今樂經亡而禮經缺二戴之記已非正

經而又廢其一焉蓋經之所以為教者已不能備而

治之者類皆舍其所難而就其所易僅窺其一而不
及其餘則於天下之事宜有不能盡通其理者矣若
諸子之學同出於聖人各有所長而不能無所短其
長者固不可以不學而其所短亦不可以不辨也至
於諸史則該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變時務之大者
如禮樂制度天文地理兵謀刑法之屬亦皆當世所
須而不可闕皆不可以不之習也然欲其一旦而盡
通則其勢將有所不能而卒至於不行若舍所當讀
之書而分之以年使天下之士各以三年而共通其
三四之一則亦若無甚難者故今欲以易書詩為一

科而子年午年試之周禮儀禮及二戴之禮為一科
而卯年試之春秋及三傳為一科而酉年試之皆以
省試為二道諸經皆兼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義各論則
分諸子為四科而分年以附焉諸子則如荀揚王韓
家文字當別討論分定年數兼策則諸史時務亦然
許於當年史傳中出論二道
諸史則左傳國語史記兩漢為一科二國晉書北史
為一科新舊唐書五代史為一科通鑑為一科時務
則律曆地理為一科通禮新儀為一科兵刑法統制
令為一科通典為一科以次分年如經子之法策各
道二則士無不通之經無不習之史皆可為當世之用
矣其治經必專家法者天下之理固不外於人之一
心然聖賢之言則有淵奧爾雅而不可以臆斷者其

制度名物行事本分未又非今日之見聞所能及也
故治經者必因先儒已成之說而推之借曰未必盡
是亦當究其所以得失之故而後可以反求諸心而
正其繆此漢之諸儒所以專門名家各守師說而不
敢輕有變焉者也但其守之太拘而不能精思明辨
以求真是則為病耳然以此之故當時風俗終是淳
厚近年以來習俗苟偷學無宗主治經者不復讀其
經之本文與夫先儒之傳注但取近時科舉中選之
又諷誦摹倣擇取經中可為題目之句以意扭捏妄
作主張明知不是經意但取行文不暇恤也蓋經諸

皆然而春秋為尤甚主司不惟不知其繆乃反以為
工而置之高等習以成風轉相祖述慢侮聖言日以
益甚名為治經而實為經學之賊號為作文而實為
文字之妖不可坐視而不之正也今欲正之莫若詩
論諸經之說各立家法而皆以注疏為主如易則兼
取胡瑗石介歐陽脩王安石邵雍程頤張載呂大臨
楊時書則兼取劉敞王安石蘇軾程頤楊時晁說之
葉夢得吳棫薛季宣呂祖謙詩則兼取歐陽脩蘇軾
程頤張載王安石呂大臨楊時呂祖謙周禮則劉敞
王安石楊時儀禮則劉敞二戴禮記則劉敞程頤張

載呂大臨春秋則啖助趙正陸淳孫明復劉敞程頤
胡何國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則又皆有集解等書而
蘇軾王雱吳棫胡寅等說亦可采以上諸家更加考訂增損如劉彝等
說恐亦可取 今應科舉人各占兩家以上於家狀內及經
義卷子第一行內一般聲說將來答義則以本說為
主而旁通他說以辨其是非則治經者不敢妄牽已
意而必有据依矣各命題所以必依章句者今日治
經者既無家法其穿鑿之弊已不可勝言矣而主司
命題文多為新奇以求出於舉子之所不意於所當
斷而反連之於所當連而反斷之大抵務欲無理可

解無說可通以觀其倉卒之間趨附離合之巧其始
蓋出於省試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之一題
然而當時傳聞猶以為怪及今數年則無題不然而
人亦不之怪矣主司既以此倡之舉子亦以此和之
平居講習專務裁剪經文巧為鉅釘以求合乎主司
之意其為經學賊中之賊文字妖中之妖又不止於
家法之不立而已也今既各立家法則此弊勢當自
革然恐主司習熟見聞尚仍故態却使舉子愈有拘
礙不容下筆願下諸路漕司戒勅所差考試官今後
出題須依章句不得妄有附益裁剪如有故違許應

舉人依經直啓以駁其繆仍經本州及漕司陳訴將
命題人重作行遣其諸州申到題目亦令禮部國子
監長貳看詳糾舉譴罰則主司不敢妄出怪題而諸
生得守家法無復敢肆妖言矣又按前賢文集策問
皆指事設疑據實而問多不過百十字嘉祐治平以
前尚存舊體而呂申公家傳記熙寧事乃云有司發
策問必先稱頌時政對者因大為諛詞以應之然則
此風蓋未遠也今亦宜為之禁使但條陳所問之疑
畧如韓歐諸集之為者則亦可以觀士子之實學而
息其諛佞之姦心矣其必使答義者通經貫文條陳

衆說而斷以己意者其說已畧具于家法之條矣蓋
今日經學之難不在於治經而難於作義大抵不問
題之小大長短而必欲分為兩段仍作兩句對偶破
題又須借用他語以暗貼題中之字必極於工巧而
後已其後多者三二千言別無他意不過止是反覆
敷衍破題兩句之說而已如此不唯不成經學亦復
不成文字而使學者卒歲窮年枉費日力以從事於
其間甚可惜也欲更其弊當更寫卷之式明著問目
之文而疏其上下文通約三十字以上次列所治之
說而論其意又次旁列他說而以己意反復辨析以

求至當之歸但令直論聖賢本意與其施用之實不
必如今日經義分段破題對偶敷衍之體每道止限
五六百字以上則雖多增所治之經而答義不至枉
費辭說日力亦有餘矣至於舊例經義禁引史傳乃
王氏末流之弊而論子史者不復訂以經指又俗學
卑近之失皆當有以正之使治經術者通古今議論
者識原本則庶乎其學之至矣其學校必選實有道
德之人使為學官以來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謬
濫之恩以塞利誘之塗者古之太學主於教人而因
以取士故士之來者為義而不為利且以本朝之事

言之如李廌所記元祐侍講呂希哲之言曰仁宗之
時太學之法寬簡國子先生必求天下賢士真可為
人師者就其中又擇其尤賢者如胡翼之之徒使專
教導規矩之事故當是時天下之士不遠萬里來就
師之其游太學者端為道藝稱弟子者中心說而誠
服之蓋猶有古法之遺意也熙寧以來此法浸壞所
謂大學者但為聲利之場而掌其教事者不過取其
善為科舉之文而嘗得雋於場屋者耳士之有志於
義理者既無所求於學其奔趨輻湊而來者不過為
解額之濫舍選之私而已師生相視漠然如行路之

人間相與言亦未嘗開之以德行道藝之實而月書
季考者又祇以促其嗜利苟得昂昧無耻之心殊非
國家之所以立學教人之本意也欲革其弊莫若一
遵仁皇之制擇士之有道德可為人師者以為學官
而又其任使之講明道義以教訓其學者而又痛減
解額之濫以還諸州罷去舍選之法而使為之
師者考察諸州所解德行之士與諸生之賢者而特
命以官則太學之教不為虛設而彼懷利干進之流
自無所為而至矣如此則待補之法固可罷去而混
補者又必使與諸州科舉同日引試則彼有鄉舉之

可望者自不復來而不患其紛冗矣至於取人之數
則又嚴為之額而許其補中之人從上幾分特赴省
試則其舍鄉舉而來赴補者亦不為甚失職矣其計
會監試漕試附試之類亦當痛減分數嚴立告賞以
絕其冒濫其諸州教官亦以德行人充而責以教導
之實則州縣之學亦稍知義理之教而不但為科舉
之學矣至於制舉名為賢良方正而其實但得記誦
文詞之士其所投進詞業亦皆無用之空言而程試
論策則又僅同覆射兒戲初無益於治道但為仕宦
之捷徑而已詞科則又習於諂諛夸太之詞而競於

駢儷刻雕之巧尤非所以為教至於歲舉則其弊又不異於儒學之陋也欲革其弊則制科當詔舉者不取其記誦文詞而取其行義器識罷去詞業六論而直使得對於廷訪以時務之要而不窮以隱僻難知之事詞科則當稍更其文字之體使以深厚簡嚴為主而以能辨析利害敷陳法度為工武舉則亦使學官放經義論策之制參酌定議頒下武經總要等書而更加討論補其遺逸使之誦習而立其科焉則庶乎小大之材各得有所成就而不為俗學之所病矣夫如是是以教明於上俗美於下先王之道得以復

明於世而其遺風餘韻又將有以及於方來與夫規規然固守未流之弊法而但欲小變一二於其間者利害相絕固有間矣草茅之慮偶及於此故敢私記其說以為當路之君子其或將有取焉

答胡平一

正朔

白鹿聞極留意甚善甚善所謂時文之外別無可相啓發者語似過謙此亦在夫為之而已豈真有限隔而不容一窺其門戶哉所喻三代正朔之說舊嘗疑此而深究之卒至於不可稽考而益重其所疑因置不論今讀來喻考究雖詳然反復再三亦未有以釋

所疑也如云周家記年必首十一月而春秋乃書春正月又云未嘗改月號以冬為春假夏月而亂周典則未知春秋所謂春正月者其下所書之事為建子月之事耶建寅月之事耶若云建子月事則春正月者豈非改月號而以冬為春若云建寅月事則是用夏正月而亂周典矣安得云未嘗云云如是耶前人蓋已見此不通故為胡氏之學者為之說曰春正月者夫子意在行夏之時而以建寅之月為歲首也其下所書之事即建子月之事無其位而不敢自專也如此則或可以不礙然春秋所書之月遂與月下之

事常差兩月則恐聖人作經又不若是之紛更多事也凡此之類反復推說儘有可通亦儘有可難雖嘗遍問前輩亦未有決然堅定不可疑之說竊謂讀書凡若此類與其求必通而陷於鑿且又虛費日力而無補於日用切己之功則似不若闕之之為愈也若夫所謂日用切己之功則聖賢言之詳矣其在大學論語中庸孟子者文義分明指意平實讀之曉然如見父兄說門內事無片言半詞之可疑者什八九也曷為不少置其心於此而必用意於彼之崎嶇哉因書附報偶及於此幸明者有以察之也

聖人之心未感於物其體廣大而虛明絕無毫髮偏倚所謂天下之大本者也及其感於物也則喜怒哀樂之用各隨所感而應之無一不中節者所謂天下之達道也蓋自本體而言如鏡之未有所照則虛而已矣如衡之未有所加則平而已矣至於其用則以其至虛而好醜無所遁其形以其至平而輕重不能違其則此所以致其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雖以天下之大而舉不出乎吾心造化之中也以此而論則知聖人之於天下其所以為慶賞威刑之具者莫不

各有所由而舜典所論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專服以庸與夫制刑明辟之意皆可得而言矣雖然喜而賞者陽也聖人之所欲也怒而刑者陰也聖人之所惡也是以聖人之心雖曰至虛至平無所偏倚而於此二者之間其所以處之者亦不能無小不同者故其言又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此則聖人之微意也然其行之也雖曰好賞而不能賞無功之士雖曰惡刑而不敢縱有罪之人而功罪之實苟已曉然而無疑則雖欲輕之重之而不可得是又未嘗不虛不平而大本之立達道之行固自若也故其賞也必察其言

審其功而後加以車服之賜其刑也必曰象以典刑者畫象而示民以墨劓剕宮大辟五等肉刑之常法也其曰流宥五刑者放之於遠所以寬夫犯此肉刑而情輕之人也其曰鞭作官刑朴作教刑者官府學校之刑所以馭夫罪之小而未麗于五刑者也其曰金作贖刑使人入金而免其罪所以贖夫犯此鞭朴之刑而情之又輕者也此五者刑之法也其青災肆赦者言不幸而觸罪者則肆而赦之其曰怙終賊刑者言有恃而不改者則賊而刑之此二者法外之意猶今律令之名例也其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此

則聖人畏刑之心閔夫死者之不可復生刑者之不可復續惟恐察之有不審施之有不當又雖已得其情而猶必矜其不教無知而抵冒至此也嗚呼詳此數言則聖人制刑之意可見而其於輕重淺深出入取舍之際亦已審矣雖其重者或至於誅斬斷割而不少貸然本其所以至此則其所以施於人者亦必當有如是之酷矣是以聖人不忍其被酷者之銜冤負痛而為是以報之雖若甚慘而語其實則為適得其宜雖以不忍之心畏刑之甚而不得赦也唯其情之輕重聖人於此乃得以施其不忍畏刑之意而有

以宥之然亦必投之遠方以禦魑魅蓋以此等所犯
非殺傷人則亦或淫或盜其情雖輕而實重若使
既免於刑而又得使還鄉里復為平民則彼之被其
害者寡妻孤子將何面目以見之而此幸免之人髮
膚支體了無所傷又將得以遂其前日之惡而不知
悔此所以必曰流以宥之而又有五流有宅五宅三
居之文也若夫鞭朴之刑則雖刑之至小而其情之
輕者亦必許其入金以贖而不忍輒以真刑加之是
亦仁矣然而流專以宥肉刑而不下及於鞭朴贖專
以待鞭朴而不及於肉刑則其輕重之間又未嘗不

致詳也至於過誤必赦故犯必誅之法則又權衡乎
五者之內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旨則嘗通貫乎七
者之中此聖人制刑明辟之意所以雖或至於殺人
而其反覆表裏至精至密之妙一一皆從廣大虛明
心中流出而非私智之所為也而或者之論乃謂上
古惟有肉刑舜之為流為贖為鞭為朴乃不忍民之
斬戮而始為輕刑者則是自堯以上雖犯鞭朴之刑
者亦必使從墨劓之坐而舜之心乃獨不忍於殺傷
淫盜之凶賊而反忍於見殺見傷為所侵犯之良民
也聖人之心其不如是之殘賊偏倚而失其正亦已

明矣又謂周之穆王五刑皆贖為能復舜之舊者則固不察乎舜之贖初不上及於五刑又不察乎穆王之法亦必疑而後贖也且以漢宣之世張敞以討羗之後兵食不繼建為入穀贖罪之法初亦未嘗及夫殺人及盜之品也而蕭望之等猶以為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恐開利路以傷治化曾為三代之隆而以為是為得哉嗚呼世衰學絕士不聞道是以雖有粹美之資而不免一偏之弊其於聖人公平正大之心有所不識而徒知切切焉飾其偏見之私以為美談若此多矣可勝辨哉若夫穆王之事以予料之殆

必由其巡遊無度財匱民勞至其末年無以為計乃特為此一切權宜之術以自豐而又託於輕刑之說以違道而干譽耳夫子存之蓋以示戒而程子策試嘗發問焉其意亦可見矣或者又謂四凶之罪不輕於少正卯舜乃不誅而流之以為輕刑之驗殊不知共兇朋黨鯀功不就其罪本不至死三苗拒命雖若可誅而蠻夷之國聖人本以荒忽不常待之雖有負犯不為畔臣則姑竄之遠方亦正得其宜耳非故為是以輕之也若少正卯之事則予竊疑之蓋論語所不載子思孟子所不言雖以左氏春秋內外傳之

誣且駁而猶不道也乃獨苟況常之是必齊魯陋儒
憤聖人之失職故為此說以夸其權耳吾又安敢輕
信其言而遽稽以為決乎聊并記之以俟來者

開阡陌辨

漢志言秦廢井田開阡陌說者之意皆以開為開置
之開言秦廢井田而始置阡陌也故白居易云人稀
土曠者宜修阡陌戶繁鄉狹者則復井田蓋亦以阡
陌為秦制井田為古法此恐皆未得其事之實也按
阡陌者舊說以為田道之間蓋因田之疆畔制其廣
狹辨其橫從以通人物之往來即周禮所謂遂上之

徑溝上之畛洫上之涂澮上之道也然風俗通云南
北曰阡東西曰陌又云河南以東西為阡南北為陌
二說不同今以遂人田畝夫家之數考之則當以後
說為正蓋陌之為言百也遂洫從而徑涂亦從則遂
間百畝洫間百夫而徑涂為陌矣阡之為言千也溝
澮橫而畛道亦橫則溝間千畝澮間千夫而畛道為
阡矣阡陌之名由此而得至於萬夫有川而川上之
路周於其外與夫匠人井田之制遂溝洫澮亦皆四
周則阡陌之名疑亦因其橫從而命之也然遂廣二
尺溝四尺洫八尺澮二尋則丈有六尺矣徑容牛馬

診用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二軌路三軌則幾二丈
矣此其水陸占地不得為田者頗多先王之意非不
惜而虛棄之也所以正經界止侵爭時畜洩備水旱
為永久之計有不得不然者其意深矣商君以其急
刻之心行苟且之政但見田為阡陌所束而耕者限
於百畝則病其人力之不盡但見阡陌之占地太廣
而不得為田者多則病其地利之有遺又當世衰去
壞之時則其歸授之際必不免有煩擾欺隱之姦而
阡陌之地切近民田又必有陰據以自私而稅不入
於公上者是以一旦奮然不顧盡開阡陌悉除禁限

而聽民兼并買賣以盡人力墾闢棄地悉為田疇而
不使其有尺寸之遺以盡地利使民有田即為永業
而不復歸授以絕煩擾欺隱之姦使地皆為田而田
皆出稅以覈陰據自私之幸此其為計正猶楊炎疾
浮戶之弊而遂破租庸以為兩稅蓋一時之害雖除
而千古聖賢傳授精微之意於此盡矣故秦紀鞅傳
皆云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蔡澤亦曰決裂阡
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詳味其言則所謂開者
乃破壞剗削之意而非創置建立之名所謂阡陌乃
三代井田之舊而非秦之所置矣所謂賦稅平者以

無欺隱竊據之姦也所謂靜生民之業者以無歸授
取予之煩也以是數者合而證之其理可見而蔡澤
之言尤為明白且先王彊理天下均以予民故其田
間之道有經有緯不得無法若秦既除井授之制矣
則隨地為田隨田為路尖斜屈曲無所不可又何必
取其東西南北之正以為阡陌而後可以通往來哉
此又以物情事理推之而益見其說之無疑者或乃
以漢世猶有阡陌之名而疑其出於秦之所置殊不知秦之所開亦其曠僻而非通路者耳若其適當衝
要而便於往來則亦豈得而盡廢之哉但必稍侵削

之不使復如先王之舊耳或者又以董仲舒言富者
連阡陌而請限民名田疑田制之壞由於阡陌此亦
非也蓋曰富者一家而兼有千夫百夫之田耳至於
所謂商賈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亦以千夫百夫
之收而言蓋當是時去古未遠此名尚在而遺迹猶
有可考者顧一時君臣乃不能推尋講究而修復之
耳豈不可惜也哉

九江彭蠡辨

蟠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於
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又

此以南
豐字

曰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
陵東地北會于匯東為中江入于海又曰岷山之陽
至于衡山過九江至於敷淺原此皆禹貢之文也古
今讀書者皆以為是既出於聖人之手則固不容復
有訛謬萬世之下但當尊信誦習傳之無窮亦無以
覈其事實是否為也是以為之說者不過隨文解義
以就章句如說九江則曰江過尋陽派別為九或曰
有小江九北來注之說彭蠡則曰漢水所匯而江水
亦往會焉說北江中江則曰漢既匯而出為北江江
既會而出為中江也說九江則但指今日江州治所

以當之說敷淺原則但以為漢歷陵縣之博易山在
今日為江州之德安縣而已如是而言姑為誦說則
可矣若以山川形勢之實考之吾恐其說有所不通
而不能使人無所疑也若曰派別為九則江流上下
洲渚不一今所計以為九者若必首尾短長均布若
一則橫斷一節縱別為九一水之間當有一洲九江
之間沙水相間乃為十有七道於地將無所容若曰
參差取之不必齊一則又不知斷自何許而數其九
也况洲渚出沒其勢不常江陵先有九十九洲後乃
復生一洲是豈可以為地里之定名乎此不可通之

妄說也若曰旁計橫入小江之數則自岷山以東至入海處不知其當為幾十百江矣此又不可通之妄說也且經文言九江孔殷正以見其吐吞壯盛浩無津涯之勢決非尋常分派小江之可當又繼此而後及夫沱潛雲夢則又見其決非今日江州甚遠之下流此又可以證前二說者為不可通之妄說也若曰漢水匯為彭蠡而江水亦往會焉則彭蠡之為澤也實在大江之南自今江州湖口縣南跨南康軍饒州之境以接于隆興府之北瀰漫數十百里其原則東自饒徽信州建昌軍南自贛州南安軍西自袁筠以

至隆興分寧諸邑方數千里之水皆會而歸焉北過南康楊瀾左里則南岸漸迫山麓而湖面稍狹遂東北流以趨湖口而入於江矣然以地勢北高而南下故其入於江也反為江水所遏而不得遂因郤而自豬以為是瀰漫數十百里之大澤是則彭蠡之所以為彭蠡者初非有所仰於江漢之匯而後成也不唯無所仰於江漢而衆流之積日過日高勢亦不復容江漢之來入矣又况漢水自漢陽軍大別山下南流入江則其水與江混而為一至此已七百餘里矣今謂其至此而後一先一後以入於彭蠡既匯之後又

復循次而出以為二江則其入也何以識其為昔日之漢水而先行何以識其為昔日之江水而後會其出也何以識其為昔日之漢水而今分以之北何以識其為昔日之江水而今分以居東則宜曰南會而不應曰北會以實計之則湖口之東今但見其為一江而不見其分流然則所謂漢水匯為彭澤而江水亦往會焉者亦不可通之妄說也此數說者既無一之不窮於是味別洲別之論出焉而終亦不免於窮也蓋曰味別則不知凡禹之所為過門不入胼手胝足而不以為病者為欲大濟天下昏

墊之民使得平土而居以衣且食而遂其生耶抑如陸羽張又新輩但欲較計毫分於齒頰間以為茗飲一時之快也嗚呼彼以是而為說者亦可謂童駭不思之甚矣且河之所會漆沮涇渭伊洛灑澗支川尤多而初無味別之說何獨至此而辨之若是悉耶此又可見其不通之妄說也若曰洲別則又九江之鑿吾既辨於前矣若果如此則漢水入江之後便須常有一洲介於其間以為江漢之別而湖口不匯之處又當各分為二以為出入之辨而後可也今皆無之而湖口橫度之處予常過之但見舟北為大江之濁

流舟南為彭蠡之清漲而已蓋彭蠡之水雖限於江而不得洩然及其既平則亦因其可行之隙而又未嘗不相持以東也惡睹所謂中江北江之別乎此又可見其為不通之妄說也若曰古之九江即今之江州古之敷淺原即今之德安縣則漢九江郡本在江北而今所謂江州者寔武昌郡之柴桑縣後以江北之尋陽并柴桑而立郡又自江北徙治江南故江南得有尋陽之名後又因尋陽而改為江州實非古九江地也又况經言過九江至于東陵而後會於彭蠡則自今江州城下至湖口縣才四十里不知東陵的

在何處何所表異而其志之繁密促數乃如此又曰過九江至於敷淺原則已自江州順流東下湖口又復泝流南上彭蠡百有餘里而後至焉亦何說哉此又不可通之妄說也至於今之所謂敷淺原者為山甚小而庫不足以有所表見而其全體正脉遂起而為廬阜則甚高且大以盡乎大江彭蠡之交而所以識夫衡山東過一支之所極者唯是乃為宜耳今皆反之則吾恐其山川之名古今或異而傳者未必得其真也凡此差舛其類不一讀而不思思而不考者既昏憤鹵莽而無足言矣其間亦有心知其誤而口

不敢言乃反為之遷就穿鑿以蓋其失者則其巧愈甚而謬愈彰使有識之士讀之愈疑而愈不敢信唯國初胡秘監旦近世晁詹事說之皆以九江為洞庭則其援證皆極精博而莆田鄭樵漁仲獨謂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於海十三字為衍文亦為得之予既目睹彭蠡有原兩江不分之實又參之以此三說者而深以事理情勢求之然後果得其所所以誤也蓋洪水之患唯河為甚而兗州乃其中流水曲而流緩地平而土踈故河之患於此為尤甚是以作治之功十有三載然後同於諸州竊計當時唯此等處事

急民困勢重後煩禹乃親涖而身督之不可一日而舍去若梁雍荆揚地偏水急不待踈鑿固已通行則分遣官屬往而視之其亦可也况洞庭彭蠡之間乃三苗氏之所居當是之時水澤山林深昧不測彼方負其險阻頑不即工則官屬之往者固未必遽敢深入其境是以但見彭蠡之為澤而不知其源之甚遠而且多但見洞庭下流之已為江而不知中流之常為澤而甚廣也以此致誤宜無足怪若其用字之同異則經之凡例亦自可考顧讀者未深思耳今但剛去東匯北江之衍字而正以洞庭為九江更以經之

凡例通之則過九江至於東陵者言導岷山之水而
是水之流橫截乎洞庭之口以至東陵也是漢水過
三澁之例也過九江至於敷淺原者言導岷陽之山
而導山之人至于衡山之麓遂越洞庭之尾東取山
路以至於敷淺原也是導岷岐荆山而逾于河以盡
常碣之例也以是觀之則經文之意不亦既明矣乎
若更以他書考之則山海經云廬江出三天子都注本
云一作鄣今按丹陽故為鄣郡入江彭澤西彭澤注云
其得名蓋以此則作鄣為是彭澤注云今
陽彭澤縣在鄣漢志亦云廬江出陵陽東南北入江蓋
陵陽者丹陽之屬縣今寧國府旌德縣有陵陽山而

三天子都乃在徽饒之境疑與陵陽腹背相直故廬
江者得出其東南而西流北折以為鄣陽餘二水遂
以會於彭蠡而入於江也及其入江則廬山屹立乎
其西南而江之北岸即為郡之南境疑江與山蓋相
因以得名而郡境雖在江北亦以其南直此江此山
而名之也然則彭蠡安得為無原而必待漢匯江會
而成哉漢志豫章為郡領縣十八其彭蠡縣下注云
禹貢彭蠡澤在西其餘則言水入湖漢者八鄣陽鄣
餘水艾脩水塗淦水南城肝水入太江者一鄣陽鄣
建成蜀水宜春南水南檀彭水入太江者一鄣陽鄣
湖漢一水則又自雩都東至彭澤入江行千九百八

十里也按今地勢彭蠡既與江通而豫章諸水不由彭蠡別無入江之路則湖漢者即是彭蠡而其所受衆水之原又不止於廬江而已也以此而觀則山海經之言猶有未盡且其曰入江彭澤西者本謂逕彭蠡縣之西而入江耳而語意不明遂若析江與澤各為一水而一東一西以入江者此亦其立言之疵也漢志又自不知湖漢之即為彭蠡而兩言之又不知入大江者亦必豬于彭蠡而別為一例又不知湖漢之為湖正以其澤名之而復兼以漢稱則又承禹貢之誤而弗深考也至於雩都之水則但見其為一郡

衆流之最遠者而遂推為湖漢之源以主其名則又不知湖漢之名初非一水必自隆興以北衆水皆合豬為大澤然後可以名之非雩都一水所得而專也至如鄭漁仲漢水衍文之說固善矣而其下文江水東迤北會于匯東為中江入于海之數言似亦可疑而彼猶未能盡正也嗚呼禹貢所載者九州之山川吾之足跡未能遍乎荆揚而見其所可疑者已知此不知耳目見聞之所不及所可疑者又當幾何是固不可得而知矣至於經之凡例本自明白而諸儒乃有過為新奇之說以亂之者者論導山而逾于河

以為導岍岐荆山之脉使之度河以為壺口諸山之類則亦不待聞見之及而知其謬矣夫禹之治水隨山刊木其所表識諸山之名必其高大可以辨疆域廣博可以奠居民故謹而書之以見其施功之次第初非有意推其脉絡之所自來若今論堊法者之所言也若必定以山脉言之則亦自有可言而尤足以見其說之謬者蓋河北諸山本根脊脉皆自代北塞武嵐憲諸州乘高而來其脊以西之水則西流以入龍門西河之上流其脊以東之水則東流而為桑乾道幽冀以入於海其西一支為壺口太岳次一支包

汾晉之源而南出以為析城王屋而又西折以為雷首又次一支乃為太行又次一支乃為常山其間各隔沁潞諸川不相連屬豈自岍岐跨河東度而反為是諸山哉若過九江至於敷淺原亦有襲其謬者以為衡山之脉東度而來則以是聞所及而知其必不然也蓋岷山之脉其一支為衡山者已盡於九江之西其一支又南而東度桂嶺堵則包湘原而北徑潭袁之境以盡於廬阜其一支又南而東度大庾者則包彭蠡之原以北至乎建康其一支則又東包浙江之原而北其首以盡于會稽南其尾以盡于閩越也

豈衡山之脉能度九江而其度也又直為欽淺原而
已哉又有欲以揚州之三江即為荊州之中江北江
而猶病其闕一乃顧彭蠡之餘波適有未號則姑使
之潛冒南江之名以足之且又自謂聖經書法之妙
非它人之所及是亦極巧而且新矣然自湖口而下
江本無二安得有三且於下文之震澤又懸隔遼夔
而不相屬也則又安能曲說而彊附之哉問諸吳人
震澤下流實有三江以入於海彼既目驗之恐其說
之必可信而於今尚可考也因并論之以俟來者有
以質焉

程